

諸葛忠武書卷之一

年譜

茂苑楊時偉編次

時偉按古人年譜無事則闕此特變體歲引
時事者維侯降神以挽炎祚而桓靈之傾圮
既深操權之竊據已固是故伊呂之征誅易
而孔明之興復難時爲之也光和以前蘊亂
未熾黃巾卓操適際侯生特紀厥要以志時
艱而事涉魏吳爲稍詳焉

靈帝光和四年辛酉是歲侯生

按建興十二年甲寅丞相亮卒於軍時年五十四則知爲辛酉年生○是歲皇子協生卽獻帝

光和五年壬戌

是歲以災異博問得失議郎曹操上書切諫
光和六年癸亥

初鉅鹿張角以妖術教授分遣弟子轉相誑誘遂置三十六方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

方猶將軍也各立羣帥訛言蒼天已死黃天當立以中常侍爲內應約明年甲子內外俱起

中平元年甲子

春角弟子上書告之詔三公司隸案驗有事角道者誅殺千餘人下冀州逐捕角等角等馳勅諸方一時俱起皆着黃巾爲標幟故謂黃巾賊帝召羣臣會議赦天下黨人

中平二年乙丑

崔烈爲司徒因傅母入錢五百萬時人謂之銅臭

中平三年丙寅

諫議大夫劉陶言天下大亂皆由宦官宦官共譖陶下獄死前司徒陳耽忠正宦官怨之亦陷死獄中

中平四年丁卯

長沙賊區星自稱將軍詔以議郎孫堅爲長沙太守討平之封堅烏程侯

中平五年戊辰

太常劉焉建議以刺史威輕宜改置牧伯侍中董扶私謂焉曰益州有天子氣焉乃求爲益州牧州任之重自此始

中平六年己巳靈帝崩

立皇子辯○袁紹勸大將軍何進誅宦官不就進被殺紹遂勒兵捕諸宦官無少長悉誅之○召董卓將兵詣京師卓廢帝立陳畱王協袁紹奔冀州

獻帝初平元年庚午

關東諸郡起兵討卓推袁紹爲盟主卓遷帝
長安○劉表爲荊州刺史○是歲昭烈領平
原相以關羽張飛爲別部司馬

初平二年辛未

袁紹使人說韓馥馥讓紹爲冀州牧○袁術
遣孫堅擊劉表表將黃祖部曲射殺堅堅子
策年十七有復讎之志徑到壽春見術術以
父兵千餘還策表拜懷義校尉

初平三年壬申

王允使呂布殺董卓卓將校求救不許武威
賈詡勸李傕爲卓報讎大戰長安中允被殺

初平四年癸酉

曹操攻陶謙初操父太尉曹嵩避難瑯琊爲
謙別將士卒所殺操引兵擊謙坑殺男女數
十萬攻其三縣皆屠之雞犬亦盡

興平元年甲戌

是年陶謙卒衆推昭烈領徐州牧

興平二年乙亥

李傕郭汜共鬪傕劫天子汜質公卿遂燒宮殿帝幸弘農長安城空四十餘日○按陳志亮早孤從叔父玄依荊州牧劉表則知侯寓襄鄧當在此年以後○侯是年十五歲

建安元年丙子

袁術攻昭烈以爭徐州呂布襲下邳○秋七月駕至洛陽曹操迎天子遂遷都許○孫策取會稽太守王朗迎降策自領會稽太守○

呂布攻昭烈昭烈敗走歸曹操操表爲豫州牧使東擊布

二年丁丑

韓暹楊奉寇略徐揚間昭烈邀擊斬之

三年戊寅

曹操禽呂布昭烈從操還許表爲左將軍

四年巳卯

孫策徇豫章太守華歆降○初車騎將軍董承稱受帝衣帶中密詔與昭烈共誅曹操會

操遣昭烈擊袁術昭烈遂殺徐州刺史車胄
東海郡縣多叛操爲昭烈

五年庚辰

董承謀洩操殺承等自擊昭烈拔下邳禽關
羽昭烈奔袁紹○孫策殺吳郡太守許貢貢
奴客爲貢報讎射殺策策創甚呼弟權佩以
印綬策卒年二十六權時年十九○是年關
羽爲曹操斬袁紹將顏良盡封操所賜而犇
昭烈於袁軍

六年辛巳

曹操擊昭烈昭烈奔劉表表使屯新野

七年壬午

袁紹自軍敗慙憤發病嘔血死○曹操責孫
權任子張昭等猶豫不決權引周瑜與定議
遂不送質

八年癸未

孫權西伐黃祖討山寇悉平之

九年甲申

曹操攻袁尚尚犇中山

十年乙酉

曹操攻袁譚斬之

十一年丙戌

荊州豪傑歸昭烈者日益多表疑其心陰禦之使拒夏侯惇于禁等於博望昭烈設伏自燒屯僞遁惇等追之伏發見敗

十二年丁亥

是年昭烈見孔明於隆中時年二十七○後

主禪生於荊州按章武三年癸卯太子禪卽位年十七則知爲丁亥年生正侯出隆中之歲也

十三年戊子

罷三公官曹操自爲丞相○操殺太中大夫孔融○劉表卒子琮降操昭烈走當陽侯奉命使吳與周瑜魯肅等破操於赤壁以侯爲軍師中郎將

十四年巳丑

孫權分南嶼地給昭烈

十五年庚寅

昭烈自詣孫權求都督荊州有孔明諫孤莫行之語○以龐統爲治中與侯竝爲軍師○是歲周瑜卒

十六年辛卯

曹操以子丕爲丞相副○益州別駕張松勸劉璋迎昭烈昭烈西上侯與雲長守荊州十七年壬辰

孫權徙治秣陵作石頭城改秣陵爲建業○劉璋殺張松勅關戍勿通昭烈昭烈怒斬璋將楊懷高沛進攻涪城

十八年癸巳

曹操攻孫權權率衆禦之相守月餘操還○操自爲魏王加九錫○昭烈舉兵向雒劉璋諸將皆敗退多降昭烈○自十三年至此侯在荊州

十九年甲午

是歲龐統卒○侯畱關羽守荊州自率張飛趙雲等分定郡縣成都平昭烈領益州牧以侯爲益州太守○是歲操使華歆等收皇后璽綬併其二皇子皆醜殺之

二十年乙未

立操女爲皇后○昭烈聞曹操將攻漢中求和於孫權遂分荊州以湘水爲界

二十一年丙申

曹操進爵爲王

二十二年丁酉

操設天子旌旗出入稱警蹕京兆金祿與少府耿紀司直韋晃太醫令吉本本子邈邈弟穆謀挾天子以攻操○是歲魯肅卒

二十三年戊戌

吉邈等衆潰見殺○曹操自將擊昭烈昭烈屯陽平

二十四年己亥

昭烈自陽平南渡沔水遣黃忠擊斬夏侯淵

遂定漢中進位漢中王○是年關羽攻曹仁于禁等七軍皆沒○孫權稱臣於操呂蒙陸遜以詐取江陵羽卒○陳羣等勸操篡漢

二十五年庚子

魏曹丕黃初元年

曹操死子丕篡漢封漢帝為山陽公

昭烈皇帝章武元年辛丑

魏黃初二年

蜀中傳言漢帝遇害於是漢中王發喪制服侯與羣下勸稱尊號夏四月王即皇帝位以侯為丞相

章武二年壬寅

魏黃初三年
吳黃武元年

帝恥關羽之歿自將擊孫權為陸遜所敗入白帝城改白帝為永安孫權請和遣鄭泉來聘帝使太中大夫宗瑋報之漢吳復通○是歲孫權受曹丕封為吳王改元黃武○張飛卒以侯領司隸校尉

章武三年癸卯夏五月以後即後帝建興元年

魏黃初四年
吳黃武二年

二月侯至永安四月帝崩於永安年六十三

侯受遺詔奉喪還成都五月太子禪卽位時
年十七封丞相亮爲武鄉侯兼領益州牧政
事皆決於亮○使鄧芝聘吳○朱褒高定等
叛○是歲魏華歆王朗陳羣等各有書與侯
欲使稱藩侯不答作正議文載北伐

建興二年甲辰

魏黃初五年
吳黃武三年

吳張溫來聘復使鄧芝聘吳○是歲務農殖
穀閉關息民

建興三年乙巳

魏黃初六年
吳黃武四年

侯率衆南征斬雍闓七擒孟獲

建興四年丙午

魏黃初七年
吳黃武五年

五月曹丕死丕子叡立

建興五年丁未

魏太和元年
吳黃武六年

三月侯率衆伐魏上表出師○是歲侯子瞻
生按建興十二年甲寅侯在武功與兄瑾書
云瞻今已八歲又按景耀元年癸未瞻戰死
年三十七則知爲丁未年生

建興六年戊申

魏太和二年
吳黃武七年

春侯率諸軍伐魏有出師表關中響震前軍
馬謖違侯節度敗於街亭疏請自貶詔以亮
爲右將軍行丞相事拔西縣千餘家還漢中
○十一月復上表出師圍陳倉糧盡引還斬
其追將王雙○二表俱載北伐

建興七年巳酉

魏太和三年
吳黃龍元年

伐魏攻武都陰平郭淮敗走遂拔二郡復策
拜丞相○夏四月孫權稱帝使以竝尊二帝
來告○遣衛尉陳震往賀因與吳盟

建興八年庚戌

魏太和四年
吳黃龍二年

魏曹真司馬懿入寇侯次於城固以待之魏
延敗郭淮於陽谿

建興九年辛亥

魏太和五年
吳黃龍三年

伐魏圍祁山始以木牛運大敗司馬懿獲甲
首三千級玄鎧五千領角弩三千一百張糧
盡引退斬其追將張郃

建興十年壬子

魏太和六年
吳嘉禾元年

是年休士勸農教兵講武

建興十一年癸丑

魏青龍元年
吳嘉禾二年

是年運米斜谷口治邸閣息民休士三年而後用之

建興十二年甲寅

魏青龍二年
吳嘉禾三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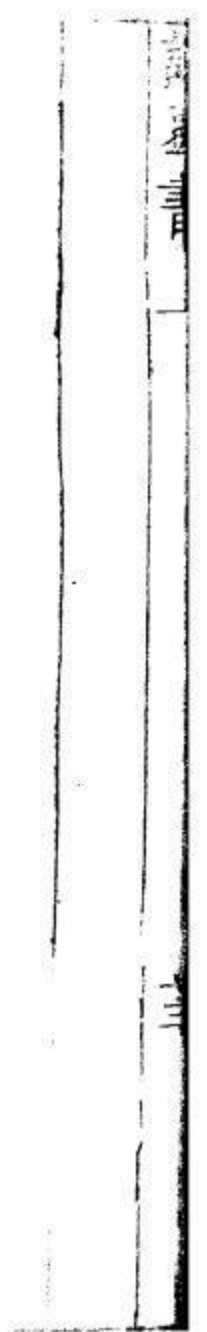
遣使約吳同時大舉由斜谷出師始以流馬運乃分兵屯田爲久住計與司馬懿相守百餘日侯數挑戰懿不出乃遺懿巾幘婦人之服○八月丞相亮卒於軍中年五十四遺命退軍節度司馬懿追之敗走

是年漢獻帝亦殂於魏

沒侯於獻帝生同辛酉歿同甲寅固已巧合且帝以八月葬而侯八月卒不尤異哉嗚呼漢不亡則侯不死侯死而漢乃真亡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諸葛忠武書卷之二

茂苑楊時偉編次

傳略

時偉按忠武事跡當以陳志爲綱而散見各傳及裴註者亦復不少全書博採類分是矣顧反遺本傳殊欠提綱是用節錄陳志題爲傳略而傳末董厥樊建等本侯所拔擢親近位至大臣乃相率降叛建至爲鄧艾理寃不亦慎乎故特芟之以泮陳氏之謬

諸葛亮字孔明瑯琊陽都人漢司隸校尉諸葛豐後也

吳書曰其先葛氏本瑯琊諸縣人後徙陽都陽都先有姓葛者時人謂之諸葛因以爲氏風俗通曰葛嬰爲陳涉將軍有功而誅孝文帝追錄封其孫諸縣侯因併氏焉

父珪字君貢漢末爲太山郡丞亮早孤從父玄爲袁術所署豫章太守玄將亮及亮弟均之官會漢朝更選朱皓代玄玄素與荊州牧劉表有

舊往依之玄卒亮躬耕隴畝好爲梁父吟

漢晉春秋曰亮家於南陽之鄧縣去襄陽城西二十里名曰隆中

身長八尺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博陵崔州平潁川徐庶元直與亮友善謂爲信然

亮後與羣下曰昔初交州平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啓誨又曰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

魏略曰亮在荊州以建安初與潁川石廣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俱游學三人務於精熟而亮獨觀其大略每晨夜從容常抱膝長嘯而謂三人曰卿三人仕進可至刺史郡守也三人問其所至亮但笑而不言後公威思鄉里欲北歸亮謂之曰中國饒士丈夫遨遊何必故鄉耶

裴松之曰魏略此言謂亮爲公威計可也若謂兼爲己言可謂未達其心矣夫以高吟俟

時情見乎言志氣所存旣已定於其始矣若游步中華騁其龍光誠非陳長文司馬仲達所能頡頏而終不北向者方將翊贊宗傑以興微繼絕豈其區區利在邊鄙而已乎此相如所謂鷗鵬已翔於遼廓而羅者猶視於藪澤者矣

王士騏曰松之數語甚有高識後之帝魏者可愧

時先主屯新野徐庶見先主先主器之謂先主

曰諸葛孔明者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
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
軍宜枉駕顧之由是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
因屏人曰漢室傾頽姦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
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
猖獗至於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
答曰自董卓已來豪傑竝起跨州連郡者不可
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衆寡然操遂能
克紹以弱爲強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

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
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
能爲之用此可以爲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
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
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
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
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
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旣帝室之
胄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

荆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
權內脩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
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以出秦川百
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
王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先主曰善於是與亮情
好日密關羽張飛等不悅先主解之曰孤之有
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
魏略曰劉備屯於樊城是時曹公方定河北
亮知荊州次當受敵而劉表性緩不曉軍事

備性好結昵時適有人以髦牛尾與備者備
因手自結之亮乃進言曰明將軍當復有遠
志但結昵而已耶備投昵而起曰是何言與
我聊以忘憂耳亮曰將軍度劉鎮南孰與曹
公邪備曰不及亮又曰將軍自度何如也備
曰亦不如曰今皆不及而將軍之衆不過數
千人以此待敵得無非計乎備曰我亦愁之
當若之何亮曰今荊州非少人也而著籍者
寡平居發調則人心不悅可語鎮南令國中

凡有游戶皆使自實因錄以益衆可也備從其計故衆遂強

劉表長子琦亦深器亮表受後妻之言愛少子琮不悅於琦琦每欲與亮謀自安之術亮輒拒塞琦乃將亮共上高樓去梯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入於吾耳可以言未亮答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琦意感悟陰規出計會黃祖死得出遂爲江夏太守俄而表卒琮聞曹操來征遣使請降先

主在樊聞之率其衆南行亮與徐庶並從爲曹公所追破獲庶母庶辭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別遂詣曹公

王士騏曰孔明與徐庶方是相知庶自見先主而於孔明則勸先主就見知孔明之必不屈也庶已從先主而失母之後亮任之詣曹公知庶之必不畱也庶雖降曹乃心在蜀黃

權亦爾噫此非孔明之通物情乎

時偉按徐庶之從先主邂逅追隨君臣之分尚未定也而又以失母辭去其賢於王陵趙苞遠矣黃權本任將軍受命防魏不戰自降而裴世期以宥權爲得王罔伯以元直爲比則吾所不解也夫雲長立義以去曹元儉詐死以返國方權霄壤矣

魏略曰庶先名福本單家子少好任俠擊劔中平末嘗爲人報讎白堊突面被髮而走爲

吏所得問其姓名閉口不言吏乃於車上立柱維礫之擊鼓以令於市酈莫敢識者而其黨伍共篡解之得脫於是感激棄其刀戟更疎巾單衣折節學問始詣精舍諸生聞其前作賊不肯與共止福乃卑躬早起常獨掃除動靜先意聽習經業義理精熟遂與同郡石韜相親愛初平中中州兵起乃與韜南客荊州到又與諸葛亮特相善

先主至於夏口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

將軍時權擁軍在柴桑觀望成敗亮說權曰海
內大亂將軍起兵據有江東劉豫州亦收衆漢
南與曹操竝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平矣
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所用武故豫州遁
逃至此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
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當何不案兵
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
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
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

壯士耳猶守義不辱況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
蓋世衆士慕仰如水之歸海若事之不濟此乃
天也安能復爲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
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
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
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阪今戰士還者
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
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弊聞追豫州輕騎一
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彊弩之末勢不能

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偏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荆吳之勢彊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卽遣周瑜程普魯肅等水軍三萬隨亮詣先主并力拒操操敗於赤壁引軍歸鄴先主遂收江南以亮爲軍師中郎將使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其賦稅以充軍實

零陵先賢傳曰亮時住臨烝

建安十六年益州牧劉璋遣法正迎先主使擊張魯亮與關羽鎮荊州先主自葭萌還攻璋亮與張飛趙雲等率衆泝江分定郡縣與先主共圍成都成都平以亮爲軍師將軍署左將軍府事先主外出亮常鎮守成都足食足兵二十六年羣下勸先主稱尊號先主未許亮說曰昔吳漢耿弇等初勸世祖卽帝位世祖辭讓前後數四耿純進言曰天下英雄喁喁冀有所望如不

從議者士大夫各歸求主無爲從公也世祖感
純言深至遂然諾之今曹氏篡漢天下無主大
王劉氏苗族紹世而起今卽帝位乃其宜也士
大夫隨大王久勤苦者亦欲望尺寸之功如純
言耳先主於是卽帝位策亮爲丞相曰朕遭家
不造奉承大統兢兢業業不敢康寧思靖百姓
懼未能綏於戲丞相亮其悉朕意無怠輔朕之
闕助宣重光以昭明天下君其勗哉亮以丞相
錄尚書事假節張飛卒後領司隸校尉章武三

年春先主於永安病篤召亮於成都屬以後事
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
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
臣敢不竭股肱之力効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先
主又爲詔勅後主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
孫盛曰夫杖道挾義體存信順然後能匡主
濟功終定大業語曰奕者舉棊不定猶不勝
其偶况量君之才否而二三其節何以摧服
強鄰囊括四海者乎備之命亮亂孰甚焉世

言葛書
或有謂備欲以固委付之人且以一蜀人之志君子曰不然苟所寄忠賢則不須若斯之誨如非其人不宜啓篡逆之塗是以古之顧命必貽話言詭僞之辭非託孤之謂幸值劉禪闇弱無猜險之性諸葛威略足以檢衛異端故使異同之心無由自起耳不然殆生疑隙不逞之釁謂之爲權不亦惑哉

時偉按玄德孔明堯舜之心也托孤受遺唐虞之盛也陳壽稱其心神無貳君臣之至公

古今之盛軌斯知言哉而孫盛謂爲詭僞其謬甚矣後此彌留豈少話言而釁隙旋起安能以榻前數語繫人手足耶

建興元年封亮武鄉侯開府治事頃之又領益州牧政事無巨細咸決于亮南中諸郡竝皆叛亂亮以新遭大喪故未便加兵且遣使聘吳因結和親遂爲與國三年春亮率衆南征其秋悉平軍資所出國以富饒

王士騏曰諸葛公七縱七擒振古未有夷人

心服千載如新而本傳第以三語盡之苦心
妙用俱不可尋壽于是乎可恨

乃治戎講武以俟大舉五年率諸軍北駐漢中

臨發上疏云云

表載後北伐篇

遂行屯於沔陽六年春

揚聲由斜谷道取郿使趙雲鄧芝爲疑軍據箕
谷魏大將軍曹真舉衆拒之亮身率諸軍攻祁
山戎陣整齊賞罰肅而號令明南安天水安定
三郡叛魏應亮關中響震魏明帝西鎮長安命
張郃拒亮亮使馬謖督諸軍在前與郃戰於街

亭謖違亮節度舉動失宜大爲郃所破亮拔西
縣千餘家還於漢中戮謖以謝衆上疏請自貶
三等以督厥咎於是亮爲右將軍行丞相事
所總統如前冬亮復出散關圍陳倉曹真拒之
亮糧盡而還魏將王雙率騎追亮亮與戰破之
斬雙七年亮遣陳式攻武都陰平魏雍州刺史
郭淮率衆欲擊式亮自出至建威淮退還遂平
二郡詔策亮曰街亭之役咎由馬謖而君引愆
深自貶抑重違君意聽順所守前年耀師馘斬

王雙今歲爰征郭淮遁走降集氏羌興復二郡
威震凶暴功勳顯然方今天下騷擾元惡未梟
君受大任幹國之重而久自挹損非所以光揚
洪烈矣今復君丞相君其勿辭九年亮復出祁
山以木牛運糧盡退軍與魏將張郃交戰射殺
郃十二年春亮悉大衆由斜谷出以流馬運據
武功五丈原與司馬懿對於渭南亮每患糧不
繼使已志不伸是以分兵屯田爲久住之基耕
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

相持百餘日其年八月亮疾病卒於軍時年五
十四

晉陽秋曰有星赤而芒角自東北西南流投
於亮營三投再還往大還小俄而亮卒

及軍退懿按行其營壘處所曰天下奇才也亮
遺命葬漢中定軍山因山爲墳冢足容棺斂以
時服不須器物詔策曰惟君體資文武明叡篤
誠受遺託孤匡輔朕躬繼絕興微志存靖亂爰
整六師無歲不征神武赫然威震八荒將建殊

功於季漢參伊周之巨勳如何不弔事臨垂克
邁疾隕喪朕用傷悼肝心若裂夫崇德序功紀
行命謚所以光昭將來刊載不朽今使使持節
左中郎將杜瓊贈君丞相武鄉侯印綬謚君爲
忠武侯魂而有靈嘉茲寵榮嗚呼哀哉嗚呼哀
哉景耀六年春詔爲亮立廟於沔陽秋魏鎮西
將軍鍾會征蜀至漢川祭亮之廟令軍士不得
於亮墓所左右芻牧樵採亮弟均官至長水校
尉亮子瞻嗣爵

喬字伯松亮兄瑾之第二子也本字仲慎與兄
元遜俱有名於時論者以爲喬才不及兄而性
業過之初亮未有子求喬爲嗣瑾啓孫權遣喬
來西亮以喬爲已適子故易其字焉拜爲駙馬
都尉隨亮至漢中

亮與兄瑾書曰喬本當還成都今諸將子弟
皆得傳運思惟宜同榮辱今使喬督五六百
兵與諸子弟傳於谷中書在亮集

年二十五建興元年卒子攀官至行護軍翊武

諸葛書
將軍亦早卒諸葛恪見誅於吳子孫皆盡而亮
自有胄裔故攀還復爲瑾後

瞻字思遠建興十二年亮出武功與兄瑾書曰
瞻今已八歲聰慧可愛嫌其早成恐不爲重器
耳年十七尚公主拜騎都尉其明年爲翰林中
郎將屢遷射聲校尉侍中尚書僕射加軍師將
軍瞻工書畫彊識念蜀人追思亮咸愛其才敏
每朝廷有一善政佳事雖非瞻所建倡百姓皆
傳相告曰葛侯之所爲也是以美聲溢譽有過

其實景耀四年爲行都護衛將軍與輔國大將
軍南鄉侯董厥並平尚書事六年冬魏征西將
軍鄧艾伐蜀自陰平由景谷道旁入瞻督諸軍
至涪停住前鋒破退還住綿竹艾遣書誘瞻曰
若降者必表爲琅琊王瞻怒斬艾使遂戰大敗
臨陣死時年三十七瞻長子尚與瞻俱沒

干寶曰瞻雖智不足以扶危勇不足以拒敵
而能外不負國內不改父之志忠孝存焉
華陽國志云尚歎曰父子荷國重恩不早斬

黃皓以致傾敗用生何爲乃馳赴魏軍而死
○時偉按忠孝大節千古難之子孫世美抑
又難之難矣惟忠武獨無遺憾焉當其兄弟
三人分仕三國匪不各忠所事而瑾以峻夷
誕爲昭族雖處不幸皆非其罪也而視孔明
之榮哀思慕固已懸矣恪才構禍死不殉國
去瞻尚之從容慷慨又何如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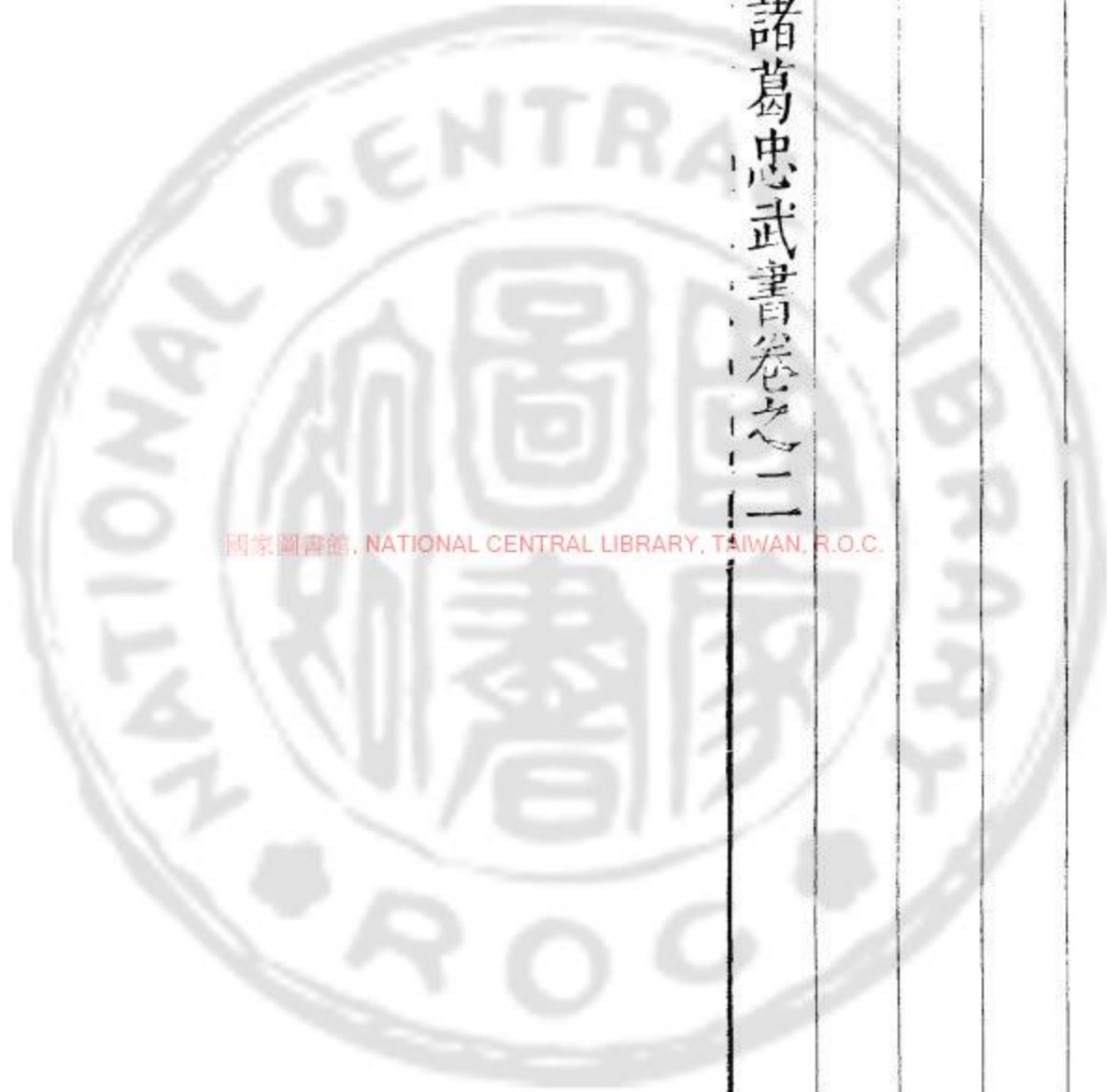
次子京及攀子顯等咸熙元年內移河東

按諸葛氏譜云京字行宗 晉泰始起居注

載詔曰諸葛亮在蜀盡其心力其子瞻臨難
而死義天下之善一也其孫京隨才署吏後
爲郿令 尚書僕射山濤啓事曰郿令諸葛
京祖父亮遇漢亂分隔父子在蜀雖不達天
命要爲盡心所事京治郿自復有稱臣以爲
宜以補東宮舍人以明事人之理副梁益之
論京位至廣州刺史

諸葛忠武書卷之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諸葛忠武書卷之二

茂苑楊時偉編次

紹漢

時偉按全書首鼎立次紹統若謂紀實正名不妨竝舉然以愚攷之武擔卽位改元不改漢陳震盟吳稱漢不稱蜀皇皇大典具有明文而陳壽闇私題爲蜀志漢賊旣淆名實俱混矣不知旣云鼎立誰爲紹統紹統分明便礙鼎立是故定名紹漢以遵侯本志云

昭烈皇帝姓劉諱備字玄德涿郡人漢景帝子中山靖王之後也少孤與母販履織席爲業舍東南有桑樹生高五丈餘遙望見童童如車蓋往來者皆怪此樹非常或謂當出貴人昭烈少時與宗中諸小兒於樹下戲言吾必當乘此羽葆蓋車年十五母使行學與同宗劉德然俱事同郡盧植德然父元起常資給昭烈與德然等曰吾宗中有此兒非常人也昭烈不甚樂讀書喜狗馬音樂身長七尺五寸垂手下膝顧自見

其耳少語言善下人喜怒不形於色好交結豪俠年少爭附之中山大商張世平蘇雙見而異之乃多與之金財昭烈由是得用合徒衆

關羽傳羽亡命奔涿郡昭烈於鄉里合徒衆而羽與張飛爲之禦侮昭烈爲平原相以羽飛爲別部司馬分統部曲昭烈與二人寢則同牀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隨昭烈周旋不避艱險

討黃巾賊有功除安喜尉督郵以公事到縣昭

烈求謁不通昭烈直入縛督郵杖二百解綬繫其頸着馬槊棄官亡命遇賊力戰數有戰功後領平原相郡民劉平素輕昭烈恥爲之下使客刺之客不忍刺語之而去其得人心如此曹操征徐州徐州牧陶謙表昭烈爲豫州刺史屯小沛謙病篤謂別駕麋竺曰非劉備不能安此州也謙死竺率州人迎昭烈昭烈未敢當下邳陳登謂昭烈曰今漢室凌夷海內傾覆立功立事在於今日鄙州殷富戶口百萬欲屈使君撫臨

州事昭烈曰袁公路近在壽春此君四世五公海內所歸登曰公路驕豪非治亂之主今欲爲使君合步騎十萬上可以匡主濟民下可以割地守境北海相孔融曰袁公路豈憂國忘家者耶冢中枯骨何足介意今日之事百姓與能天與不取悔不可追昭烈遂領徐州

獻帝春秋曰陳登等遣使詣袁紹曰天降災沴禍臻鄙州州將殂殞生民無主恐懼姦雄一旦承隙以貽盟主日昃之憂輒共奉故平

原相劉備府君以爲宗主永使百姓知有依歸方今寇難縱橫不遑釋甲謹遣下吏奔告於執事紹答曰劉玄德弘雅有信義今徐州樂戴之誠副所望也

陳登傳許汜與劉備竝在荊州牧劉表座共論人物汜曰陳元龍湖海之士豪氣不除備問汜君言豪寧有事耶汜曰昔遭亂過下邳見元龍無客主之意不相與語自上大牀臥使客臥下牀備曰君有國士之名今天下大

亂帝主失所望君憂國忘家有救世之意而君求田問舍言無可采是元龍所諱也何緣當與君語如我自臥百尺樓上臥君於地下何但上下牀之間哉表大笑備因言曰若元龍文武膽志當求之於古耳造次難得比也袁術來攻昭烈昭烈拒之於盱眙淮陰曹公表昭烈爲鎮東將軍封宜城亭侯是歲建安元年也昭烈與術相持經月呂布乘虛襲下邳下邳守將曹豹反間迎布布虜昭烈妻子昭烈轉軍

海西楊奉韓暹寇徐揚間昭烈邀擊盡斬之昭烈求和於呂布布還其妻子昭烈遣關羽守下邳昭烈還小沛復合兵得萬餘人呂布惡之自出兵攻昭烈昭烈敗走歸曹操曹操厚遇之以爲豫州牧將至沛收散卒給其軍糧益與兵使東擊布布遣高順攻之曹操遣夏侯惇往不能救爲順所敗復虜昭烈妻子送布曹操自出東征助昭烈圍布於下邳生禽布昭烈復得妻子呂布傳布縛急操欲寬之劉備進曰明公不

見布之事丁建陽董太師乎操領之縊殺布從操還許表昭烈爲左將軍禮之愈重出則同輿坐則同席嘗從容謂昭烈曰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昭烈方食失匕箸

華陽國志云於時正當雷震昭烈因謂操曰聖人云迅雷風烈必變良有以也一震之威乃何至於此也

時帝舅車騎將軍董承稱受帝衣帶中密詔當

誅曹操遂與承等同謀會見使邀擊袁術遂據
下邳殺徐州刺史車胄東海郡縣多叛操爲昭
烈

操使劉岱王忠擊之昭烈曰使女百人來無
如我何曹公自來未可知耳

建安五年操東征虜昭烈妻子并關羽以歸

魏書曰董承等謀洩操將自東征備諸將皆
曰與公爭天下者袁紹也今紹方來而棄之
東紹乘人後若何操曰劉備人傑也今不擊

必爲後患紹見事遲必不動也

昭烈走青州袁紹遣將奉迎身去鄴二百里與
昭烈相見時關羽亦去操歸昭烈

關羽傳初操壯羽爲人而察其心神無久留
之意謂張遼曰卿試以情問之遼以問羽羽
歎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厚
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終不畱吾要當立
効以報曹公乃去及羽殺顏良操知其必去
重加賞賜羽盡封其所賜拜書告辭而奔先

主於袁軍

昭烈陰欲離紹乃說紹南連荊州牧劉表表自郊迎以上賓禮待之益其兵使屯新野荊州豪傑歸昭烈者日益多表疑其心陰禦之使拒夏侯惇于禁等於博望昭烈設伏兵一旦自燒屯偽遁惇等追之爲伏兵所敗

時偉按博望燒屯事陳壽志原載建安十一年以前而三顧隆中則十二年事也今俗說屬之孔明有初出茅廬第一功語頃來謝少

連王岡伯皆誤歸之三顧以後蓋不知昭烈自善用兵正不必盡歸美孔明也且自燒屯不云敵屯

趙雲別傳曰雲與夏侯惇戰於博望生獲夏侯蘭蘭是雲鄉里人少小相知雲白先主活之薦蘭明於法律以爲軍正雲不用自近其慎慮類如此

十二年曹操北征烏桓昭烈說表襲許表不能用操自柳城還表曰不用君言故爲失此大會

昭烈曰事會之來豈有終極乎若能應之於後者則此未足爲恨也

九州春秋曰備住荊州數年嘗於表座起至厠見髀裏肉生慨然流涕還坐表怪問備備曰吾常身不離鞍髀肉皆消今不復騎髀肉復生日月若馳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悲耳

曹操南征表會表卒子琮代立遣使請降諸葛亮說昭烈攻琮荊州可有昭烈曰吾不忍也劉

荊州臨亡託我以孤遺背信自濟死何面目以見劉荊州乃駐馬呼琮琮懼不能起琮左右及荊州人多歸昭烈昭烈過辭表墓涕泣而去比到當陽衆十餘萬日行十餘里別遣關羽乘船數百艘使會江陵或勸昭烈速行昭烈曰夫濟大事者以人心爲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習鑿齒曰先主雖顛沛險難而信義愈明勢偏事危而言不失道追景升之顧則情感三軍戀赴義之士則甘與同敗觀其所以結物

情者豈徒投醪撫寒含蓼問疾而已哉其終
濟大業不亦宜乎

操將精騎急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及于
當陽之長坂昭烈棄妻子與諸葛亮張飛趙雲
等數十騎走

趙雲傳曰雲身抱弱子卽後主也保護甘夫
人卽後主母也皆得免難初先主之敗人有
言雲已北去者先主以手戟摘之曰子龍不
棄我走也頃之雲至從平江南以爲偏將軍

領桂陽太守代趙範範寡嫂曰樊氏有國色
範欲以配雲雲辭曰相與同姓卿兄猶我兄
固辭不許時有人勸雲納之雲曰範迫降耳
心未可測天下女不少遂不取範果逃走雲
無纖芥

斜趨漢津適與羽船會得濟沔遇表長子江夏
太守琦衆萬餘人與俱到夏口遣亮自結於孫
權權遣周瑜程普等水軍數萬與昭烈併力與
操戰於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操引歸昭烈表

琦爲荊州刺史又南征四郡皆降琦病死羣下推昭烈爲荊州牧治公安權稍畏之進妹固好趙雲別傳曰先主入益州雲領畱營司馬此時先主孫夫人以權妹驕豪多將吳吏兵縱橫不法先主以雲嚴重必能整齊特任掌內事權聞先主西征大遣舟船迎妹而夫人內欲將後主還吳雲與張飛勒兵截江乃得後主還

十六年益州牧劉璋聞曹操將討張魯內懷憂

懼別駕張松說璋曰曹公兵強若因張魯之資以取蜀土誰能禦之劉豫州使君之宗室而曹操之深讎也若使之討魯魯必破破魯則益州強曹公雖來無能爲也璋然之遣法正迎昭烈正因陳益州可取之策

法正傳正旣宣指陰獻策於先主曰以明將軍之英才乘劉牧之懦張松州之股肱以響應於內然後資益州之殷富馮天府之險阻以此成業猶反掌也先主然之

昭烈雷亮羽等據荊州將步卒數萬人益州璋自出迎松白正及龐統等進說便可於會所襲璋昭烈曰此大事也不可倉卒

龐統傳統說昭烈曰荊州荒殘難以得志今益州富强戶口百萬兵馬寶貨無求於外今可權借以定大事昭烈曰今指與吾爲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反事乃可成統曰夫權變之時固非一道所能定也兼弱攻昧逆取

順守事定之後封以大國何負於信今日不取終爲人利耳

明年曹操征孫權權呼昭烈自救張松書與昭烈及法正曰今大事垂可立如何釋此去乎松兄肅懼禍及已白發其謀於是璋收斬松勅諸將勿復關通昭烈怒召璋白水督楊懷責以無禮斬之勒兵向璋分遣諸將平下屬縣十九年雒城破進圍成都

龐統傳統復說曰陰選精兵晝夜兼道徑襲

成都一舉便定此上計也楊懷高沛璋之名將各杖彊兵據守關頭聞數有牋諫璋使發遣將軍還荊州今與相聞說荊州有急欲還救之此二子旣服將軍英名又喜將軍之去計必輕騎來見因此執之進取其兵仍向成都此中計也退還白帝連引荊州徐還圖之此下計也若沈吟不去將致大困不可久矣先主然其中計

張飛傳飛與亮等泝流而上分定郡縣生獲

巴郡太守嚴顏飛呵曰何以不降顏答曰卿等無狀侵奪我州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也飛壯而釋之引爲賓客飛所至戰克與先主會於成都

馬超傳超奔漢中依張魯魯不足與計事內懷於邑聞先主圍成都密書請降先主喜曰我得益州矣遣人迎超超將兵竟到城下城中震怖璋卽降

蜀中殷盛豐樂昭烈置酒大饗士卒取金銀分

諸葛書
賜將士還其穀帛昭烈復領益州牧諸葛亮爲
股肱法正爲謀主關羽張飛馬超爲爪牙許靖
麋竺簡雍爲賓友及董和黃權李嚴等本璋之
所授用也吳壹費觀等又璋之姻親也彭美璋
之所擯棄也劉巴者宿昔之所忌恨也皆處之
顯任盡其器能有志之士無不競勸

趙雲別傳曰益州既定時議欲以成都中及
城外園地桑田分賜諸將雲駁之曰霍去病
以匈奴未滅無用家爲今國賊非但匈奴未

可求安也須天下都定各反桑梓歸耕本土
乃其宜耳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可歸
還令安居復業然後可役調得其歡心先主
卽從之

二十年孫權以昭烈已得益州乃遣呂蒙襲奪
長沙零陵桂陽三郡時曹操定漢中昭烈聞之
遂與權連和分荊州操使夏侯淵張郃屯漢中
昭烈令張飛破郃等

張飛傳飛領巴西太守曹操破張魯畱夏侯

淵張郃守漢川郃別督諸軍下巴西欲徙其民於漢中進軍宕渠蒙頭盪石與飛相拒五十餘日飛率精卒萬餘人從他道邀郃軍交戰山道迤狹前後不得相救飛遂破郃郃棄馬緣山獨與麾下十餘人從間道退還南鄭巴土獲安

二十三年昭烈進兵漢中二十四年先主自陽平南渡沔水緣山稍前於定軍山興勢作營淵將兵來爭其地先主命黃忠乘高鼓譟攻之大

破淵軍淵等授首

法正傳初正說先主曰曹操一舉而降張魯定漢中不因此勢以圖巴蜀而畱夏侯淵張郃屯守身遽北還此非其智不逮而力不足也必將內有憂偪故耳今策淵郃才略不勝國之將帥舉衆往討則必可克之克之日廣農積穀觀釁伺隙上可以傾覆寇敵尊獎王室中可以蠶食雍涼廣拓境土下可以固守要害爲持久之計此蓋天以與我時不可失

也先主善其策乃率諸將進兵漢中正亦從行

趙雲別傳曰曹操爭漢中運米北山下數千萬囊黃忠以爲可取雲兵隨忠取米過期不還雲將數十騎輕行迎忠值操揚兵大出雲前突其陣且鬪且却操軍追至而雲入營更大開門偃旗息鼓操疑雲有伏引去雲雷鼓震天惟以勁弩於後射操軍操軍驚駭自相蹂踐墮漢水死者甚多先主明旦自來視昨

戰處日子龍一身都是膽也

曹操舉衆南征昭烈歛衆拒守積月不拔操引軍還昭烈遂有漢中秋羣下上昭烈爲漢中王黃忠傳曰忠嘗先登陷陳勇毅冠三軍於定軍山擊夏侯淵淵衆甚精忠摧鋒必進金鼓振天謹聲動谷一戰斬淵是歲先主爲漢中王欲用忠爲後將軍孔明說先主曰忠之名望素非關馬之倫而今便令同列馬張在近親見其功關遙聞之恐必不悅先主曰吾自

當解之

費詩傳曰先主爲漢中王遣詩拜關羽前將軍羽聞忠爲後將軍怒曰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詩曰夫立王業者所用非一昔蕭曹與高祖少小親舊而陳韓亡命後至論其班列韓最居上未聞蕭曹以此爲怨今漢王以一時之功隆崇於漢室然意之輕重寧當與君侯齊乎羽大感悟卽受拜

王士騏曰漢王兩語殊不相蒙意必漢升之誤已參之華陽國志果然漢升黃忠字也宋本旣誤監板因之將將紀亦因之校書之難如此

時偉按華陽國志云今王以一時之功隆崇於漢升較爲醒豁

魏延傳先主爲漢中王當得重將以鎮漢川衆論必在張飛飛亦以心自許乃拔延爲督一軍盡驚

時偉按昭烈用人神明不測處有類高光其

薄許靖疑馬謖而拔黃忠魏延是也

二十五年曹丕篡漢或傳漢帝見害昭烈乃發喪制服在所竝言衆瑞宜卽尊位以纂二祖遂上尊號卽皇帝位於武擔之南大赦改元

費詩傳羣臣議推漢中王稱尊號詩上疏忤旨

習鑿齒曰夫創本之君須大定而後正已纂統之主俟速建以係衆心是故惠公朝虜而子圉夕立更始尚存而光武舉號夫豈忘主

徼利社稷之故也今先主糾合義兵將以討賊賊強禍大主歿國喪二祖之廟絕而不祀苟非親賢誰能紹此嗣祖配天非咸陽之譬杖正討逆何推讓之有於此時也不知速尊有德以奉大統使民歆反正世覩舊物杖順者齊心附逆者同懼可謂闇惑矣其降黜也宜哉

時偉按明紹統者莫如此篇最快

章武元年置百官立宗廟祫祭高皇帝以下立

子禪爲皇太子帝忿孫權之襲關羽秋七月帥諸軍伐吳

二年夏六月軍敗於猇亭由步道還魚復改魚復曰永安孫權聞昭烈住白帝甚懼遣使請和許之使太中大夫宗瑋報命

三年昭烈病篤丞相亮自成都到永安托孤於丞相亮夏四月帝殂於永安宮時年六十三

亮集載昭烈遺詔勅後主曰朕初疾但下痢耳後轉雜他病殆不自濟人五十不稱夭年

已六十有餘何所復恨但以卿兄弟爲念射君到說丞相歎卿知量甚大增修過於所望審能如此吾復何憂勉之勉之勿以善小而不爲勿以惡小而爲之惟賢惟德可以服人女父德薄勿効之可讀漢書禮記閒暇歷觀諸子及六韜商君書益人意知聞丞相爲寫申韓管子六韜一通已畢未送道亡可自更求聞達臨終時呼魯王與語吾亡之後女兄弟父事丞相令卿與丞相共事而已

詩書
揚慎曰宋儒論孔明爲後主寫申韓管子六韜曰孔明不以經術輔導少主而乃以刑名兵法何邪唐子西云人君不問撥亂守文要以制略爲貴後主寬厚襟量有餘而權知不足當時識者咸以爲憂六韜述兵權多奇計管子責輕重慎權衡申子覈名實韓子攻事情施之後主正中其病藥無高下要在對病萬金良藥與病不對亦何補哉此言當矣予又觀三國志載孟光問卻正太子情尚正以

虔恭仁恕答之光曰如君所道皆家門所有耳吾今所問欲知其權略知調何如耳然則光之見蓋與孔明合而觀申韓書亦先主遺命也獨以是病孔明不惟不成成人之美亦不識時務矣

王世貞曰儒至宋而衰矣彼其睥睨三代之後以末世無一可者而不能不心折於孔明乃孔明則自比於管子而勸後主讀韓非子之書何以故宋儒之所得淺而孔明之所得

深故也宋以名舍之是故小遇遼小不振大
遇金大不振孔明以實取之是故蕞爾之蜀
與強魏角而恒踞其上

五月梓宮自永安還成都葬惠陵

馬謖傳曰謖才器過人好論軍計諸葛亮深
加器異帝臨終時謂亮曰馬謖言過其實不
可大用君其察之

陳壽評曰先主之弘毅寬厚知人待士蓋有
高祖之風英雄之器焉及其舉國託孤於諸

葛亮而心神無貳誠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
軌也

劉知幾史通曰劉主地居漢宗仗順而起夷
險不撓終始無瑕方諸帝王可比少康光武
後主建興元年太子禪卽位封丞相亮爲武鄉
侯領益州牧

三年丞相亮南征

五年丞相亮出屯漢中以圖中原

六年丞相亮伐魏敗於街亭詔貶亮右將軍行

諸葛亮傳
丞相事冬復伐魏圍陳倉斬其追將王雙
七年右將軍亮伐魏拔武都陰平復拜丞相
八年魏寇漢中丞相亮出次城固魏師還
九年丞相亮復出軍圍祁山斬其將張郃
十年休士勸農
十一年運米斜谷口
十二年亮由斜谷出八月卒於軍帝素服發哀
三日殺丞相參軍李邈以丞相長史蔣琬爲尚
書令總統國事

華陽國志曰李邈字漢南昭烈領益州牧邈
讓昭烈曰振威以將軍宗室肺腑委以討賊
元功未効先寇而滅邈以將軍之取鄙州甚
爲不宜有司將殺之諸葛亮爲請得免久之
爲丞相參軍亮殺馬謖邈諫以秦赦孟明用
霸西戎楚殺子玉二世不競失亮意至是亮
卒邈上疏曰呂祿霍禹未必懷反叛之心孝
宣不好爲殺臣之君直以臣懼其偏主畏其
威故姦萌生亮身材強兵狼顧虎視五大不

言長書
在邊臣嘗危之今亮殞沒蓋宗族得全西戎
靜息大小爲慶帝怒下獄誅之

王士騏曰邈之免死亮之力也而一言失意
直以狼虎目之邈真險人哉後主怒而誅之
差強人意

時偉按後主四十年無可表見者後世遂以
庸懦爲嫌而愚獨謂其弘量英斷其大有三
官府內外悉委丞相旣不中制又絕嫌疑一
也及丞相亡歿三十年不事更張不設丞相

二也怒誅李邈三也而誅邈更奇豈特差強
人意而已哉○又按邈罪當誅在後疏耳如
前二語未爲不正也

十三年進蔣琬大將軍以費禕爲尚書令
延禧元年蔣琬出屯漢中

二年進琬大司馬以費禕爲大將軍九年蔣琬
卒

十一年大將軍費禕出屯漢中

十六年大將軍費禕爲魏降人所刺

詩書
三
十九年進姜維大將軍

景耀六年魏將鄧艾鍾會分道入寇都督傅僉死之衛將軍諸葛瞻禦之敗於縣竹帝用光祿大夫譙周策將降於艾北地王譙怒曰若理窮力屈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以見先帝可也帝不聽譙哭於昭烈之廟先殺妻子而後自殺衛將軍瞻瞻子尚戰敗及尚書郎黃崇俱死之

時偉按北地王後主子也傅僉傅彤子也黃

崇黃權子也彤死伐吳僉死拒魏若瞻尚若僉可謂世濟忠孝矣父爲降虜子爲忠孝若譙若崇不稱幹蠱哉且崇勸瞻速行據險無令敵得入平地蓋深有將略焉而率厲軍士期於必死其勇烈不減於僉綱目紀崇僅入分註故竝錄之以表忠漢之士云

又按張飛傳飛長子苞早夭苞子遵爲尚書隨諸葛瞻於縣竹戰死

趙雲傳雲次子廣牙門將隨姜維沓中臨陣

戰死

姜維傳曰傳僉格鬪而死魏人義之

諸葛忠武書卷之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諸葛忠武書卷之四

茂苑楊時偉編次

連吳

時偉按侯隆中語云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此可爲援而不可圖全書特紀連吳其識超矣至若董恢之代答禕恪之相嘲尚可存疑虞俊料張溫之敗孝起說正方之言直爲芟去而周瑜魯肅之逆順兄瑾子喬之往復則附入之以備連吳事跡云

建安十三年昭烈敗於當陽諸葛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孫權聽許遂遣周瑜魯肅等水軍三萬隨亮併力拒操

魯肅傳初荊州牧劉表卒肅進言於權曰荊州與國接壤沃野萬里此帝王之資也今表新亡二子素不輯睦軍中諸將各有彼此劉備天下梟雄與操有隙寄寓於表表惡其能而不能用也肅請得奉命弔表說備使撫表衆共治曹操備必喜而從命令不速行恐爲

操所先權遂遣肅行肅未至而操已濟漢津肅前進與備相遇因宣權旨論天下事勢致殷勤之意備大喜卽遣亮與肅同行肅謂亮曰我子瑜友也卽共定交

裴松之曰備權併力皆肅之本謀

王士騏曰亮之說權全在於交肅肅爲之內亮爲之外肅發其端亮竟其說他日荊州之借亦肅勸之肅死而孔明爲之發哀有以也吳書曰曹操遺權書云近者奉辭伐罪旌麾

南指劉琮束手今治水軍八十萬衆方與將軍會獵於吳權以示臣下莫不震響失色長史張昭等曰曹公豺虎也挾天子以征四方動以朝廷爲辭今日拒之事更不順且將軍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荊州奄有其地劉表治水軍蒙衝鬪艦千數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陸俱下此爲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而勢力衆寡又不可論愚謂不如迎之魯肅獨不言權起更衣肅追於宇下

權知其意執肅手曰卿欲何言肅曰向察衆人之議專欲誤將軍不足與圖大事今肅可迎操耳如將軍不可也何以言之今肅迎操操當以肅還付鄉里品其名位猶不失下曹從事乘犢車從吏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將軍迎操欲安所歸乎願早定大計莫用衆人之議也權歎息曰諸人持議甚失孤望今卿廓開大計正與孤同時周瑜奉使至鄱陽肅勸權召瑜還

又曰瑜至謂權曰操雖託名漢相其實漢賊也將軍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足用當橫行天下爲漢家除殘去穢况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請爲將軍籌之今北土未平馬超韓遂尚在關西爲操後患而操舍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今又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疫此數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將軍禽操宜在今日瑜請

得精兵數萬保爲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尚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甚與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因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吏敢復有言當迎操者與此案同乃罷會是夜瑜復見權曰諸人徒見操書言水步八十萬而各恐懼不復料其虛實今以實校之彼所將中國人不過十五六萬且已久疲所得表衆亦極七八萬耳尚懷

孤疑夫以疲病之卒御孤疑之衆衆數雖多甚未足畏瑜得精兵五萬自足制之願將軍勿慮權撫其背曰公瑾卿言至此甚合孤心子布元表諸人各顧妻子獨卿與子敬與孤同耳此天以卿二人贊孤也五萬兵難卒合已選三萬人船糧戰具俱辦卿與子敬程公便在前發孤當續發人衆多載資糧爲卿後援卿能辦之者誠決邂逅不如意便還就孤孤當與孟德決之遂以周瑜程普爲左右督

將兵與備并力逆操以魯肅爲贊軍校尉助畫方略

又曰劉備在樊口日遣邏吏於水次候望權軍吏望見瑜船馳往白備備遣人慰勞之瑜曰有軍任不可得委署倘能屈威誠副所望備乃乘單舸往見瑜曰今拒曹公深爲得計戰卒有幾瑜曰三萬人備曰恨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觀瑜破之備欲呼魯肅等共會語瑜曰受命不得妄委署若欲見子敬可別

過之又孔明已俱來不過三兩日到也

又曰進與操遇於赤壁時操軍衆已有疾疫
初一交戰操軍不利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岬
瑜部將黃蓋曰今寇衆我寡難與持久操軍
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
鬪艦十艘載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以帷幕
上建旌旗豫備走舸繫於其尾先以書遺操
詐云欲降時東南風急蓋以十艦最著前中
江舉帆餘船以次俱進操軍吏士皆出營立

觀指言蓋降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火火烈
風猛燒盡北船延及岬上營落人馬燒溺死
者甚衆劉備周瑜水陸竝進追至南郡操引
軍還

初操聞周瑜年少美才謂可游說動也密遣
九江蔣幹自託私行詣瑜瑜迎謂幹曰子翼
良苦遠涉江淮爲曹氏作說客耶因延幹與
周觀營中行視倉庫軍資器仗訖因謂幹曰
大丈夫處世遇知己之主外託君臣之義內

結骨肉之恩言行計從禍福共之假使蘇張更生能移其意乎幹但笑終無所言還白操稱瑜雅量高致非言辭所能間也

十四年昭烈表權行車騎將軍領徐州牧權使周瑜分南岬地給昭烈昭烈別立營於油江口改名公安權稍畏之進妹固好昭烈至京見權綢繆恩紀十五年時劉表吏士見從北軍者多叛操來歸昭烈昭烈以瑜所給地少自詣權求都督荊州數郡惟魯肅勸權借之

漢晉春秋曰呂範勸權畱備魯肅曰不可將軍雖神武蓋世然曹公威力實重宜以借備多操之敵而自爲樹黨計之上也權從之山陽公載記曰備還謂左右云孫車騎長上短下其難爲下吾不可以再見之乃晝夜兼行

魯肅傳曰時曹操聞權以土地業備方作書落筆於地

周瑜傳瑜上疏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

羽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爲人用者謂宜
徙備置吳盛爲宮室多其美女翫好以娛其
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挾與攻
戰大事可定也今猥割土地以資業備聚此
三人俱在疆場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
也權以曹公在北方當廣攬英雄且慮備難
卒制故不納

瑜臨困又牋曰劉備寄寓有似養虎天下之
事未知終始此朝士盱食之秋至尊垂慮之

日也魯肅忠烈臨事不苟可以代瑜

江表傳曰昭烈謂龐統曰孤時危急當有所
求故不得不往幾不免周瑜之手天下智謀
之士所見略同時孔明諫孤莫行其意亦慮
此也

十七年劉璋迎昭烈欲討張魯及曹操征孫權
權呼昭烈自救

昭烈貽璋書曰孤與孫氏本爲唇齒而關羽
兵弱今不往救則曹操必取荊州其憂甚於

張魯魯自守之賊不足慮也

二十年孫權以昭烈已得益州使使欲得荊州昭烈報言須得涼州當以荊州相與權怒乃遣呂蒙襲奪長沙零陵桂陽三郡昭烈聞曹操已定漢中懼失益州乃與權分荊州以江夏長沙桂陽東屬南郡零陵武陵西屬

馬良傳良爲左將軍掾後遣使吳良謂亮曰今銜國命協穆二家幸爲良介於孫將軍亮曰君試自爲文良卽爲草曰寡君遣掾馬良

通聘繼好以紹昆吾豕韋之勳其人吉士荆楚之令鮮於造次之華而有克終之美願降心存納以慰將命權敬待之

章武元年昭烈東伐孫權求和

諸葛瑾傳曰瑾與昭烈牋曰奄聞旗鼓來至白帝或恐議臣以吳王侵取此州危害關羽怨深禍大不宜答和此用心於小未畱意於大者也試爲陛下論其輕重若抑威損忿慝省瑾言者計可立決不復咨之於羣后也陛

下以關羽之親何如先帝荊州大小孰與海
內俱應仇疾誰當先後若審此數易於反掌
時或言瑾別遣親人與備相聞權曰孤與子
瑜有死生不易之分子瑜之不負孤猶孤之
不負子瑜也○江表傳曰瑾在南郡人有密
讒瑾者陸遜表保明瑾無此權報曰子瑜與
孤從事積年深相明究玄德昔遣孔明至吳
孤嘗與子瑜曰卿與孔明同產且弟隨兄於
義爲順何以不畱孔明子瑜答言弟亮已失

身於人委質定分義無二心弟之不畱猶瑾
之不往其言足貫神明今豈當有此乎
二年昭烈敗於猇亭還住白帝孫權甚懼遣使
求和太中大夫鄭泉來聘始復通也昭烈許之
累遣宋瑋費禕等與相報答

江表傳曰權云近得玄德書已深引咎前所
以名西爲蜀者以漢帝尚存今漢已廢自可
名爲漢中王也

章武三年昭烈崩于永安孫權遣立信都尉馮

熙來弔喪十一月使中郎將鄧芝報聘

鄧芝傳先是吳王孫權請和先主累遣宋瑋費禕等與相報答丞相諸葛亮深慮權聞先主殂隕恐有異計未知所如鄧芝見亮曰今主上幼弱初在位宜遣大使重申吳好亮答之曰吾思之久矣未得其人耳今日始得之芝問其人爲誰亮曰卽使君也乃遣芝脩好於權權果狐疑不時見芝芝乃自表請見權曰臣今來亦欲爲吳非但爲蜀也權乃見之

語芝曰孤誠願與蜀和親然恐蜀主幼弱國小勢偏爲魏所乘不自保全以此猶豫耳芝對曰吳蜀二國四州之地大王命世之英諸葛亮亦一時之傑也蜀有重險之固吳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長共爲唇齒進可并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此理之自然也大王今若委質於魏魏必上望大王之入朝下求太子之內侍若不從命則奉辭伐叛蜀必順流見可而進如此江南之地非復大王之有也權默

然良久曰君言是也遂自絕魏與蜀連和

王士騏曰權有弔喪之使則蜀之報使自不容已寧待芝之言芝既至吳權果狐疑不時見芝此又何意非蜀志歸美於鄧芝則吳書之妄錄也

建興元年吳遣輔義中郎將張溫來聘復使鄧芝重往

秦宓傳吳張溫來聘百官皆往餞焉而宓未至亮累遣使促之溫曰彼何人也亮曰益州

學士也宓至溫問曰君學乎宓答曰蜀中五尺童子皆學何必小人溫曰天有頭乎答曰頭在西方詩曰乃眷西顧以此推之頭在西方也天有耳乎答曰天處高而聽卑詩曰鶴鳴九臯聲聞於天無耳何以聽之天有足乎答曰詩云天步艱難無足何以步之日生於東乎答曰雖生於東而沒於西天有姓乎答曰姓劉何以知之曰天子姓劉是以知之宓答問如響溫大敬服

葛洪神仙傳曰仙人介象字元則會稽人有
諸方術作變化種瓜菜百果皆立生可食吳
主共論鱸魚何者最美象曰鮓魚爲上吳主
曰此出海中安可得耶象曰可得耳乃令人
於庭中作方埴汲水滿之象起垂綸須臾果
得鮓魚吳主驚喜乃使厨下切之吳主曰聞
蜀薑作齏甚好恨爾時無此介曰願差使付
直吳主指左右一人以錢付之象書一符著
青竹杖中使行人閉目騎杖須臾已至成都

於時吳使張溫先在蜀於蜀中相識甚驚便
作書寄家此人捉書負薑騎杖閉目已還到
吳厨下切膾適了

吳書吳範傳曰範字文則上虞人以治曆數
知風氣聞於郡中後權與魏爲好範曰以風
氣言之彼以貌來其實有謀宜爲之備劉備
盛兵西陵範曰後當和親終皆如言其占驗
明審如此

權與亮書曰丁玄挾張陰化不盡和合二國惟

有鄧芝

裴松之曰漢書禮樂志長離前揆光耀明左思蜀都賦摛藻揆天庭孫權蓋謂丁公之言多浮艷也揆夷念切或作艷

時偉按陰化見蔣琬傳丁公未詳且不著何年使吳也

吳錄權謂芝曰山民作亂江邊守兵多徹慮曹丕乘空弄態而反求和議者以爲內有不暇幸來求和於我有利宜當與通以自辦定

恐西朝不能明孤赤心用致嫌疑孤土地邊外間隙萬端皆當防守丕觀釁而動惟不見便寧得忘此復有他圖

建興四年亮初從南歸以費禕爲昭信校尉使吳

費禕傳孫權性既滑稽嘲啁無方諸葛恪羊術才辯鋒至禕詞順義篤終不能屈權謂曰君天下淑德必當股肱西朝恐不能數來也還遷爲侍中亮北住漢中請禕爲參軍以奉

使稱旨頻煩至吳

禕別傳曰孫權每別酌好酒以飲禕視其已醉然後問以國事并論當世之務辭難累至禕輒辭以醉退而撰次所問事事條答無所遺失

又曰權乃以手中常所執寶刀贈之禕答曰臣以不才何以堪明命然刀所以討不庭禁暴亂者也但願大王勉建功業同獎漢室臣雖闇弱終不負東顧

襄陽記曰董恢字休緒襄陽人入蜀以宣信中郎副費禕使吳孫權嘗大醉問禕曰楊儀魏延牧豎小人也雖嘗有鳴吠之益於時務然既已任之勢不得輕若一朝無諸葛亮必爲禍亂矣諸君憤憤曾不知防慮於此豈所謂貽厥孫謀乎禕愕然四顧視不能卽答恢目禕曰可速言儀延之不協起於私忿耳而無黥韓難御之心也今方掃除疆賊混一區夏功以才成業由才廣若捨此不任防其後

患是猶備有風波而逆廢舟楫非長計也權
大笑樂諸葛亮聞之以爲知言還未滿三日
辟爲丞相府屬遷巴郡太守

裴松之曰漢晉春秋亦載此語不云董恢所
教辭亦小異此二書俱出習氏而不同若此
本傳云恢年少官微若已爲丞相府屬出作
巴郡則官不微矣以此疑習氏之言爲不審
的也

諸葛恪別傳曰權嘗饗蜀使費禕先逆勅群

臣使至伏食勿起禕至權爲輟食而群下不
起禕嘲之曰鳳凰來翔騏驎吐哺驢騾無知
伏食如故恪答曰爰植梧桐以待鳳凰有何
燕雀自稱來翔何不彈射使還故鄉禕停食
餅索筆作麥賦恪亦請筆作磨賦咸稱善焉
江表傳曰禕與恪嘲難言及吳蜀恪曰有水
者濁無水者蜀橫目狗身蟲入其腹無口者
天有口者吳下臨滄海天子之都

恪傳曰蜀使至群臣竝會權謂使曰此諸葛

恪雅好騎乘還告丞相爲致好馬恪因下謝
權曰馬未至而謝何也恪對曰夫蜀者陛下
之外廩今有恩詔馬必至也安敢不謝
時偉按習氏之訛裴註駁之是矣如曰愕然
四顧曰目禕速言此豈專對之儀至伏食相
嘲作賦競逞又非客主之雅

七年春孫權稱帝遣使約盟共交分天下
議者咸以爲交之無益而名體弗順亮曰權
有僭逆之心久矣國家所以略其釁情者求

犄角之援也今若加顯絕讎我必深便當移
兵東戍須併其土乃議中原彼賢才尚多將
相緝穆未可一朝定也頓兵相持坐而須老
使北賊得計非筭之上者昔漢文卑辭匈奴
先帝優與吳盟皆應權通變弘思遠益非匹
夫之爲分者也就其不動而睦於我我之北
伐無東顧之憂權僭之罪未宜明也

遣衛尉陳震慶權正號權與震升壇歆盟交分
天下以徐豫幽青屬吳并涼冀兗屬漢其司州

諸葛書
之士以函谷關爲界

造爲盟曰天降喪亂皇綱失叙逆臣乘釁始於董卓終於曹操及操子丕桀逆遺醜偷取天位而獻么麼尋丕凶蹟昔共工亂象而高辛行師三苗干度而虞舜征焉今日滅叡禽其徒黨非漢與吳將復誰在宜先分裂奪其土地使士民之心各知所歸是以春秋晉侯伐衛先分其田斯其義也諸葛丞相德威遠著典戎在外信感陰陽誠動天地重復結盟

使東西士民咸共聞知

與兄瑾書曰喬本當還成都今諸將子弟皆得傳運思惟宜同榮辱今使喬督五六百兵與諸子弟傳於谷中

旣蒙東朝厚遇依依於子弟又子喬良器爲之惻愴見其所與亮器物感用流涕

時偉按幼記此牘謂是痛惜子喬家庭感愴耳近檢吳書孫翊傳曰翊子松爲射聲校尉都鄉侯黃龍三年卒蜀丞相諸葛亮與兄瑾

書云云其悼松如此由亮養子喬咨述故云
據此則有不勝疑異者因攷子喬之卒在建
興元年癸卯今云松卒黃龍三年辛亥去喬
卒已九年矣豈喬向時之咨述始爲今日之
惻愴耶披尋書意都不涉松區區咨述遂至
感涕揆之情事無一合者絕不省其所謂悼
松者果安在也將以陳志爲不審又無是理
裴註素精參駁亦無一語殆不可曉故特拈
所疑以俟商確

瞻今已八歲聰慧可愛嫌其早成恐不爲重器
耳

經陽小谷雖山岨絕重溪水縱橫難用行軍者
邏候往來要道通人今使前軍斫治此道以向
陳倉足以扳連賊勢使不得分兵東行

孝起忠純之性老而益篤及其贊述東西歡樂
和合有可貴者

殷往嗣秀才之僞胖者也東吳菰蘆中乃有奇
偉如此人

兄嫌白帝兵非精練到所督則先帝帳下白眊西方上兵也嫌其少也當復部分江州兵以廣益之

前趙子龍退軍燒赤崖以北閣道緣谷一百餘里其閣梁一頭入山腹其一頭立柱於水中今水大而急不得安柱此其窮極不可強也

頃大水暴出赤崖以南橋閣悉壞時趙子龍與鄧伯苗一戍赤崖屯田一戍赤崖口但得緣崖與伯苗相聞而已

王士騏曰二條見於水經近有補遺赤牘者僅載二語

時偉按諸葛兄弟交使二國俱公會相見退無私面其奉公遠嫌如此向使東西離異又當何如耶乃知往復有書皆自連吳始也故備載附焉

與吳王書曰所送白眊薄少重見辭謝益以增慙

時偉按此云白眊前書云帳下白眊不審異

同豈軍士所服如蒼頭軍黃頭郎之類耶姑
識所疑以質明者

與陸遜書曰家兄年老而恪性踈今使典糧穀
糧穀國之要最僕雖在遠竊用不安乞爲啓至
尊轉之

陸遜傳曰諸葛亮秉政與權連和時事所宜
權輒令遜語亮

吳書是儀傳蜀相諸葛亮卒權垂心西州遣
儀使蜀申固盟好

蜀書宗預傳預將命使吳孫權問預曰東之
與西譬猶一家而聞西更增白帝之守何也
預對曰臣以爲東益巴丘之戍西增白帝之
守皆事勢宜然俱不足以相問也權大笑嘉
其伉直見敬亞於鄧芝費禕

吳主志赤烏七年步騭朱然等各上疏云自
蜀還者咸言欲背盟與魏多作舟船繕治城
郭又蔣琬守漢中聞司馬懿南向不出兵乘
虛以犄角之反委漢中還近成都事已彰灼

無所復疑宜爲之備權揆其不然曰吾待蜀不薄何以致此又司馬懿前來入舒旬日便退蜀在萬里何知緩急而便出兵乎昔魏欲入漢川此間始嚴亦未舉動會聞魏還而止蜀寧可復以此有疑耶又人家治國舟船城郭何得不獲今此間治軍寧復欲以禦蜀耶人言苦不可信朕爲諸君破家保之蜀竟自無謀如權所籌

張嶷傳曰吳太傅諸葛恪初破魏軍大興兵

衆以圖攻取諸葛瞻丞相亮之子恪從弟也嶷與書曰東主初崩太傅受寄託之重亦何容易加吳楚剽急乃昔所記而太傅離少主履敵庭恐非良計自非郎君進忠言於太傅誰復有盡言者也旋軍廣農務行德惠數年之中東西竝舉實爲不晚

漢晉春秋曰恪使司馬李衡往蜀說姜維令同舉曰古人有言聖人不能爲時時至亦不可失也今敵政在私門外內猜隔兵挫於外

而民怨於內自曹操以來彼之亡形未有如今者也若大舉伐之使吳攻其東漢入其西彼救西則東虛重東則西輕以練實之軍乘虛輕之敵破之必矣維從之

襄陽記曰衡字叔平本襄陽卒家子也聞羊衡有人物之鑒往干之衡曰多事之世尚書劇曹郎才也是時校事呂壹操弄權柄大臣畏偏莫有敢言衡曰非李衡無能困之者遂共薦爲郎權引見衡口陳壹奸短數千言權

有愧色數月壹被誅而衡大見顯擢後嘗爲諸葛恪司馬恪被誅求爲丹陽太守時孫休在郡治衡數以法繩之妻習氏每諫衡衡不從會休立衡憂懼謂妻曰不用卿言以至於此遂欲奔魏妻曰不可君本庶民耳先帝相拔過重旣數作無禮而復逆自猜嫌逃叛求活以此北歸何面見中國人乎衡曰計何所出妻曰瑯琊王素好善慕名方欲自顯於天下終不以私嫌殺君明矣可自囚詣獄表列

前失顯求受罪如此乃當逆見優饒非但直
活而已衡從之果得無患又加威遠將軍授
以綦戟衡每欲治家妻輒不聽後密遣客十
人於武陵龍陽汎洲上作宅種柑橘千株臨
死勅兒曰汝母惡吾治家故窮如是然吾州
里有千頭木奴不責汝衣食歲上一匹絹亦
可足用耳衡亡後兒以白母母曰此當是種
柑橘也汝家失十戶客來七八年必汝父遣
爲宅汝父恒稱太史公言江陵千樹橘當封

君家吾答曰人患無德義不患不富若貴而
能貧方好耳用此何爲吳末衡柑橘成歲得
絹數千匹家道殷足晉咸康中其宅上枯樹
猶在

時偉按建興十二年孔明師出武功屯田渭
濱約吳同時大舉向使營星助曜魏不支矣
卽元遜所謂吳攻其東漢入其西彼救西則
東虛重東則西輕蓋良策也元遜不死伯約
不孤漢事或未可知而天不祚漢可爲永恨

若元遜不負門風雅志忠孝千載而下猶廩
廩生氣足繼周公瑾魯子敬云

諸葛忠武書卷之二

諸葛忠武書卷之五

茂苑楊時偉編次

南征

時偉按忠武南征事炳耀宇宙今古無兩而陳氏紀之甚略信如罔伯所恨其散見他傳及裴松之註常璩華陽國志者全書已備採焉而其他郡邑紀載今曩見聞乃又別入遺事未便稽覽今爲刪併因取事涉南征者悉隸於此庶幾歸一俾成鉅觀

建興元年夏牂牁太守朱褒擁郡反先是益州郡有大姓雍闓反流太守張裔於吳越雋夷帥高定亦叛丞相亮以初遭大喪未便加兵遣巴西龔祿住安上縣遙領郡從事

常璩南中志曰先主薨後越雋夷帥高定元殺郡將軍焦璜舉郡稱王以叛益州大姓雍闓亦殺太守正昂更以蜀郡張裔爲太守闓假鬼教曰張裔府君如瓠壺外雖澤而內實粗今不足殺令縛與吳蜀郡常頥行部以都

護李嚴書曉諭闓闓答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今天下派分正朔有三不知所歸其傲慢如此願至牂牁收郡主簿考訊褒因殺頥爲亂益州夷多不從闓闓使建寧孟獲說夷叟曰官欲得烏狗三百頭膺前盡黑蟠腦三斗斲木構三丈者三千枚女能得不夷以爲然皆從闓斲木堅剛性委曲高不至二丈故獲以欺夷

魏氏春秋曰初益州從事常房行部聞褒將

言葛書
有異志收其主簿案問殺之褒怒攻殺房誣
以謀反諸葛亮誅房諸子徙其四弟於越雋
褒猶不悛

裴松之曰房爲褒所誣斯執政所宜澄察安
有反殺不辜以悅奸慝斯始妄矣

王士騏曰裴語極當左編採以入傳非也

建興三年亮率衆南征詔賜亮金鈇鉞一具曲
蓋一前後羽葆鼓吹各一部虎賁六十人

襄陽記曰亮征南中馬謖送之數十里亮曰

雖共謀之歷年今可更惠良規謖對曰南中
恃其險阻不服久矣雖今日破之明日復反
耳今公方傾國北伐以事強賊彼知官勢內
虛其叛亦速若殄盡遺類以除後患旣非仁
者之情且又不可倉卒也夫用兵之道攻心
爲上攻城爲下心戰爲上兵戰爲下願公服
其心而已亮納其策

王連傳南方諸郡不賓亮將自征之長史王
連諫以爲此不毛之地疫癘之鄉不宜以一

國之望冒險而行亮慮諸將才不及已意欲必往而連言輒懇至故停畱者久之

亮自安上由水路入越嶲別遣馬忠伐牂牁李恢向益州以犍爲太守廣漢王士爲益州太守高定自旄牛定笮卑水多爲屯守亮欲俟定軍到併討之軍卑水定部曲殺雍闓孟獲代闓爲主馬忠破牂牁李恢困於南中

李恢傳章武元年庾隆都督鄧方卒先主問恢誰可代者恢對曰先零之役趙充國曰莫

若老臣臣竊不自揆惟陛下察之先主笑曰孤之本意亦已在卿矣以恢爲庾隆都督任平夷縣丞相亮南征先由越嶲而恢案道向建寧諸縣大相糾合圍恢軍於昆明時恢衆少敵倍又未得亮聲息給謂南人曰官軍糧盡欲規退還吾中間久斥鄉里乃今得旋不能復北欲還與女等同計謀故以誠相告南人信之故圍守怠緩恢出擊大破之追奔逐北南至槃江東接牂牁與亮聲勢相連南土

平定恢功居多

夏五月亮渡瀘水所在戰捷聞孟獲爲夷漢所服募生致之使觀於營陣之間問曰此軍何如獲對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蒙賜觀看營陣若祇如此卽定易勝耳亮笑縱使更戰七縱七禽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

南中諸郡悉平皆卽其渠率而用之或以諫亮亮曰若畱外人則當畱兵兵畱則無所食一不

易也加夷新傷破父兄死喪畱外人而無兵者必成禍患二不易也又夷累有廢殺之罪自嫌釁重若畱外人終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畱兵不運糧而綱紀粗定夷漢粗安故耳遂至滇池改益州爲建寧郡以李恢爲太守分建寧越雋爲雲南郡以呂凱爲雲南太守王伉爲永昌太守

呂凱傳雍闓降吳吳遙署闓爲永昌太守永昌旣在益州郡之西道路隔絕而凱與府丞

王伉帥厲吏民閉境拒闔閩數移檄永昌凱
答檄曰將軍先君雍侯造怨而封世歌其美
今諸葛丞相英才挺出受遺託孤翊贊季興
錄功忘瑕若能翻然改圖古人不難追鄙土
何足宰哉凱威恩內著爲郡中所信故能全
其節亮至南上表曰永昌郡吏呂凱府丞王
伉等執忠絕域十有餘年雍闓高定偏其東
北而凱等守義不與交通臣不意永昌風俗
敦直乃爾

移南中勁卒青羌萬餘人於蜀爲五部所當無
前號爲飛軍分其羸弱配大姓焦雍婁爨孟暘
毛李爲部曲置五部都尉號五子故南人言四
姓五子也以夷多剛狠不賓大姓富豪乃勸令
出金帛聘策惡夷爲家部曲得多者奕世襲官
於是夷人貪漢貨物以漸服屬成夷漢部曲收
其俊傑建寧爨習朱提孟琰及孟獲爲官屬出
其金銀丹漆耕牛戰馬給軍賦之用

常璩南中志云夷人大種曰昆小種曰叟皆

曲頭木耳環鐵裏結無大侯王如汶山漢嘉夷也夷中有桀黠能言議屈服種人者謂之耆老使主論議好譬喻物謂之夷經今南人言論雖學者亦半引夷經與夷爲姓曰遑耶諸姓爲自有耶世亂犯法輒依之藏匿或曰有爲官所法夷或爲報讎與夷至厚者謂之百世遑耶恩若骨肉爲其逋逃之藪故南人輕爲禍變恃此也其俗徵巫鬼好詛盟投石結草官常以盟詛要之諸葛亮乃爲夷作圖

譜先畫天地日月君長城府次畫神龍龍生夷及牛馬羊後畫部主吏乘馬幡蓋巡行安卹又畫牽牛負酒齋金寶詣之之象以賜夷夷甚重之許致生口直又與瑞錦鐵券今皆存每刺史校尉至齋以呈詣動亦如之又云永昌郡古哀牢國哀牢山名也其先有一婦人名曰沙壺依哀牢山下居以捕魚自給忽於水中觸一沈木遂感而有娠度十月產子男十人後沈木化爲龍出謂沙壺曰君

言
書
爲我生子今在乎而九子驚走惟一小子不能去陪龍坐龍坐而舐之沙壺與言語以龍與陪坐因名曰元隆猶漢言陪坐也沙壺將元隆居龍山下元隆長大才武後九兄曰元隆能與龍言而黠有智天所貴也共推以爲王時哀牢山下復有一夫一婦產十女元隆兄弟妻之由是始有人民皆象之衣後着十尾臂脰刻文元隆死世世相繼分置小王往往邑居散在溪谷絕域荒外山川阻深生民

以來未嘗通中國也南中昆明祖之故諸葛爲其國譜也

滇載記滇酋有六各號爲詔夷語謂詔爲王其一曰蒙舍詔其二曰浪施詔其三曰鄧賧詔其四曰施浪詔其五曰摩些詔其六曰蒙雋詔兵埒不能相君長至漢有仁果時九龍八族之四世孫也强大居昆彌川傳十七世至龍祐那當蜀漢建興三年諸葛武侯南征雍闓師次白崖川獲闓斬之封龍祐那爲酋

長割永昌益州地置雲南郡於白崖諸夷慕
侯之德漸去山林徙居平地建城邑務農桑
諸部於是始有姓氏

諸葛之征孟獲人曰蠻地多邪術須禱於神
假陰兵以助之然蠻俗必殺人以其首祭神
則享之爲出兵武侯不從因雜用羊豕之肉
而包之以麩象人頭以祀神亦享焉而爲出
兵後人由此爲饅頭

事物紀原

邛州沉黎縣卽孔明征羌之路也每十里作

一石樓令鼓聲相應今夷人效之所居悉以

石爲樓

九州記

安遠寨在嘉定州江安縣南七十里世傳孔
明征蠻於此屯駐宋元豐中置爲寨

一統志

武侯廟在嘉定州寶山之瀘峰每歲蠻人貢
馬必相率拜於廟

一統志

撥旗山在納溪縣東四里武侯樹旗於此以
誓蠻人故名

一統志

諸葛洞在龍州宜慰司治南石崖屹定傍有

石洞數步相傳武侯征九溪蠻嘗過此畱宿
洞中設一牀粟一握以秣馬後遂化爲石粟
至今猶存 一統志

諸葛營在定遠縣西一十里亮討南中過茅
州於目直睽北傍山下築營夷稱望子洞基
址尚存 楚雅府

東山在府城東一十里一名飽煙蘿山其西
有武侯塔相傳諸葛征南駐兵之所後人建
塔於上 姚安府

諸葛營在司城南一十里其東東嶽堰內一
土墩周迴二十餘丈高六尺隨水高下雖盛
潦不沒俗謂武侯旗臺 金齒

武侯廟在司城南一十里諸葛擒孟獲屯營
於此民懷其德立祠祀之至今土人自稱爲
諸葛之遺民因名諸葛村 金齒

大相公嶺在榮經縣西一百里相傳諸葛征
西南夷經此上有諸葛廟 雅州

孟山在榮經縣東二十里諸葛擒孟獲處 雅州

七縱橋在孟山下相傳因諸葛擒孟獲而名
雅州

古城在榮經縣西五里諸葛征南屯兵於此

唐李德裕增築
雅州

武侯廟在司城北五里宋紹興中郡守邵溥

因舊鼎新榜曰天威廟
黎州

武侯城在舊黎州城外三里諸葛所築壕塹

故壘存焉
黎州

又有武侯戰場在安清新寨
黎州

孟獲城在司城東二里瀘州卽擒孟獲之地

諸葛寨在長官司西
黎平府

諸葛武侯廟在府城東南隅
黎州

武侯塔在長寧縣治東諸葛所建以誓蠻戎

者
叙州府

蠻酋自謂太保大抵與山獠相似但有首領

耳其人椎髻以白紙繫之云尚爲諸葛武侯

制服也
桂海虞衡志

漢蠻者衣服與中國略同能通華言自云諸

葛武侯戍兵 桂海虞衡志

銅鼓山在衛城西四十五里相傳蜀漢諸葛亮征南於此獲銅鼓或云銅鼓乃諸葛征蠻

鉦也 威清衛

都蠻呼銅鼓曰諸葛鼓相傳以爲寶器鼓有剝蝕又聲響者爲上上鼓易牛千頭次者七八百頭遞有等差藏至二三面者卽得雄視一方父老云諸葛製以鎮蠻若曰鼓去則蠻運終理或然也 安南

侯初平南夷夜聞軍中多謳歌思歸遂召衆各與一甌曰若輩久苦行役欲適返耶枕此臥詰朝抵家矣從者果然不用命者終莫能歸今雲南管內有一城居民皆四川人云卽其後

雲貴土官堂後中門甚低出入必俯首云武侯遺制欲其敬朝廷也若有稍高其戶者輒禍起蕭牆矣

苗民家家供祀武侯像取穀逐顆剝米以炊

日不暇給云亦始自武侯俾終歲勤勞弗獲
居閒思叛也今雖苦難不敢違其法

史萬歲征南寧夷見諸葛亮紀功碑銘其背
曰萬歲之後勝我者過此萬歲進破三十餘
部於是勒石頌德

隋書

唐廣德初鳳伽異築拓東城故有諸葛亮碑
文曰城碑卽仆蠻爲漢奴夷畏誓常以石搯

悟

一統志

諸葛山在通海縣東南三里亮南征駐兵於

此

臨安府

孔明斬雍闓擒孟獲回軍相傳立石誓云後
有功在吾上立石於右宋狄青破儂智高立
碑其右尋爲震雷所擊今存斷碑橫仆其側
山川紀異

宋淳化中李順之亂蜀招安使雷有終遣嘉
州士人辛怡顯使於南詔至姚州其節度使
趙公美以書來迎云當境有瀘水昔諸葛武
侯戒曰非貢獻進討不得輒渡此水若必欲

過須致祭今遣本部軍將齎金龍二條金錢三十文并設酒脯請先祭享而渡乃知南夷心服雖千年如初事見怡顯所作雲南錄

蜀漢時有火濟者從丞相亮破孟獲有功封羅甸國王卽今宣慰使安氏遠祖也

有開府滇中者以堪輿家言自命初卜昆明一區欲移幕府刻草得小碑云諸葛禁地地皆以鐵錮之

又白沙驛形勝稱最而皆蝨夷往尋龍絡已

被掘斷亦有小碑曰諸葛禁地

太華山是滇省之會合處皆大銅釘鎮之每一釘拔則夷必有變者

葛忠武書卷之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諸葛忠武書卷之六

北伐

茂苑楊時偉編次

時偉按陳傳諸葛集本名北出全書改云北
伐名義正矣第後主一詔實六師之前茅孔
明二表竝千古之正氣而叙列混淆今爲整
揭若夫營星告殞遺恨未酬英雄襟淚千載
扼腕故雖文長公琰之危計伯約元遜之虛
策亦爲節錄以附侯志焉

建興元年封丞相亮武鄉侯開府治事

時魏司徒華歆司空王朗尚書令陳羣太史令許芝謁者僕射諸葛璋各有書與亮陳天命人事欲使舉國稱藩亮遂不報書作正議曰昔在項羽起不由德雖處華夏秉帝者之勢卒就誅戮爲後永戒魏不審鑒今次之矣免身爲幸戒在子孫而二三子各以耆艾之齒承僞指而進書有若崇竦稱莽之功亦將偪於元禍苟免者邪昔世祖之創迹舊基奮

羸卒數千摧莽彊旅四十餘萬於昆陽之郊夫據道討淫不在衆寡及至孟德以其譎勝之力舉數十萬之師救張郃於陽平勢窮慮悔僅能自脫辱其鋒銳之衆遂喪漢中之地深知神器不可妄獲旋還未至感毒而死子桓淫逸繼之以篡縱使二三子多逞蘇張詭靡之說奉進驩兜滔天之辭欲以誣毀唐帝諷解禹稷所謂徒喪文藻煩勞翰墨者矣夫大人君子之所不爲也又軍誠曰萬人必死

橫行天下昔軒轅氏整卒數萬制四方定海
內況以數十萬之衆據道而臨有罪可得干
擬者哉

建興三年丞相亮自南中還將北征乃治戎講
武以俟大舉

五年三月後主詔曰曩者漢祚中微網漏凶慝
曹操階禍竊執天衡子丕孤豎敢尋亂階盜竊
神器昭烈皇帝膺誕皇綱萬國未靖早世遐殂
朕以幼冲光戴前緒指討凶逆朱旗未舉而不

復隕喪斯所謂不然我薪而自焚也殘類餘醜
又支天禍恣睢河洛阻兵未弭諸葛丞相弘毅
忠壯忘身憂國先帝託以天下以勗朕躬今授
之以旄鉞之重付之以專命之權統領步騎二
十萬衆董督元戎龔行天討克復舊都在此行
也吳王孫權同恤災患合謀犄角涼州諸國王
各遣月支康居胡侯支富康植等詣受節度大
軍北出於麾首路其所經至亦不欲窮兵極武
有能棄邪反正簞食壺漿以迎王師國有常典

封寵大小各有品限及魏之宗族支葉中外有能規利害審逆順之數來詣降者皆原除之廣宣恩威貸其元帥弔其殘民他如詔書律令丞相其露布天下使稱朕意焉

丞相亮帥諸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曰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

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

言葛書
四
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陳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

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奸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

先帝之靈責攸之禕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言遂行屯於沔陽

楊慎曰孔明出師表今世所傳者皆本三國志按文選所載先帝之靈下若無興德之言六字他本皆無於義有缺當以文選爲正

六年春丞相亮伐魏使趙雲鄧芝爲疑軍據箕谷身率諸軍攻祁山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

應亮關中響震

魏略曰始國家以蜀中惟有劉備備旣殂數歲寂然無聞是以略無備預而卒聞亮出朝野恐懼隴右祁山尤甚故三郡同時應亮

魏明帝西鎮長安命張郃拒亮亮使馬謖督諸軍在前與郃戰於街亭謖違亮節度爲郃所破亮拔西縣千餘家還於漢中戮謖以謝衆

王平傳曰謖舍水上山舉措煩擾平連規諫謖不能用

趙雲傳曰雲芝兵弱敵強失利然擁衆固守不至大敗亮問芝曰街亭軍退兵將不復相錄箕谷軍退兵將初不相失何故芝答曰雲身自斷後軍資什物略無所棄兵將無緣相失○雲有軍資餘絹亮使分賜將士雲曰軍事無利何爲有賜請入赤岸府庫須十月爲冬賜亮大善之

上疏請自貶以右將軍行丞相事於是引咎責躬布所失於天下厲兵講武以爲後圖○聞孫

權破曹休魏兵東下關中虛弱十一月上言曰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強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得偏全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爲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

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
明竝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
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
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
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衆難塞曾
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
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
髣髴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偪
於黎陽幾敗伯山殆死潼關然後僞定一時耳

况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
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
服而李服圖之委任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
稱操爲能猶有此失况臣駑下何能必勝此臣
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朞年耳然喪趙
雲陽羣馬玉閻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
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實叟青羌散騎武
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
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

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虛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

覩也於是有散關之役

王士騏曰臣之未解二似借影而少照應先後文勢俱不如此此下定有一轉似以劉繇王朗自譬而以孫策譬曹丕然千餘年來未經拈出小子騏亦何敢自信一日過庭敬質於先司寇司寇沈吟久之曰汝言亦似有理此本出於張儼默記容有脫誤耳

冬復出散關圍陳倉斬其追將王雙七年右將軍亮伐魏攻拔武都陰平復拜丞相

詔策亮曰前年耀師馘斬王雙今歲爰征郭
淮遁走降集氏羌興復二郡威震凶暴功勳
顯然今復君丞相全載傳略

八年秋魏使司馬懿等寇漢中丞相亮待之於
城固魏師還使魏延入西羌破雍州刺史郭淮
於陽谿

漢晉春秋曰亮圍祁山招鮮卑軻比能比能
等至故北地石城以應亮於是魏大司馬曹
真有疾司馬宣王自荊州入朝魏明帝曰西

方事重非君莫可付者乃使西屯長安督張
郃費曜戴陵郭淮等宣王使曜陵畱精兵四
千守上邽餘衆悉出西救祁山郃欲分兵駐
雍郃宣王曰料前軍能獨當之者將軍言是
也若不能當而分爲前後此楚之三軍所以
爲黥布禽也遂進亮分兵畱攻自逆宣王於
上邽郭淮費曜等徼亮亮破之因大芟刈其
麥與宣王遇於上邽之東歛兵依險軍不得
交亮引還宣王尋亮至於鹵城張郃曰彼遠

來逆我我請戰不得謂我利在不戰欲以長
計制之也且祁山知大軍已在近人情自固
可止屯於此分爲奇兵示出其後不宜進前
而不敢偏坐失民望也今亮縣軍食少亦行
去矣宣王不從故尋亮旣至又登山掘營不
肯戰賈詡魏平數請戰因曰公畏蜀如虎奈
天下笑何宣王病之諸將咸請戰五月辛巳
乃使張郃攻無當監何干於南圍自案中道
向亮亮使魏延高翔吳班赴拒大破之獲甲

首三千級玄鎧五千領角弩三千一百張宣
王還保營

九年伐魏大敗司馬懿於鹵城殺其大將張郃
郭冲五事曰亮屯於陽平遣魏延諸軍并兵
東下亮惟畱萬人守城晉宣王率二十萬衆
拒亮而與延軍錯道徑至前當亮六十里所
亮在城中兵少力弱將士失色亮意氣自若
敕軍中皆偃旗息鼓大開四城門掃地却灑
宣王嘗謂亮持重而猥見勢弱疑其有伏兵

於是引軍北趣山明日食時亮謂參佐拊手大笑曰懿必謂有彊伏循山走矣候邏還白如亮所言宣王後知深以爲恨

魏略曰亮軍退司馬宣王使郤追之郤曰歸軍勿追宣王不聽郤不得已遂進蜀軍乘高布伏矢中郤髀

郭冲五事曰魏明帝自征蜀幸長安遣宣王督張郃諸軍雍涼勁卒三十餘萬潛軍密進規向劔閣亮時在祁山旌旗利器守在險要

十二更下在者八萬時魏軍始陳番兵適交參佐咸以賊衆強盛非力所制宜權停下兵一月以并聲勢亮曰吾統武行師以大信爲本得原失信古人所惜去者束裝以待期妻子鶴望而計日雖臨征難義所不廢皆催遣令去於是去者感悅願畱一戰住者憤踊思致死命相謂曰諸葛公之恩死猶不報也臨戰之日莫不以一當十殺張郃郃宣王一戰大剋此信之由也

時偉按郭冲五事去漢尚近聞見可憑而裴松之槩爲抨駁似乎過覈寔尠存疑故詳錄其可據者以備稽覽

十二年丞相亮進軍渭南魏大將軍司馬懿拒守不出亮始分兵屯田乃遺懿巾幘婦人之服胡三省通鑑註曰字書幘古獲翻婦人喪冠也又古對翻據劉昭註補輿服志公卿列侯夫人紺繒幘蓋婦人首飾之稱不特喪冠楊慎曰幘讀如憤作國音者非

漢晉春秋曰亮自至數挑戰宣王亦表固請戰使衛尉辛毗持節以制之姜維謂亮曰辛佐治仗節而到賊不復出矣亮曰彼本無戰情所以固請戰者以示武於其衆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耶○魏氏春秋曰亮使至問其寢食及其事之煩簡不問戎事使對曰諸葛公夙興夜寐罰二十以上皆親擊焉所噉食不至數升宣王曰亮將死矣

秋八月亮卒於軍中

漢晉春秋曰楊儀等整軍而出百姓奔告宣王宣王追焉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宣王者宣王乃退不敢偏於是儀結陣而去入谷然後發喪宣王之退也百姓爲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或以告宣王宣王曰吾能料生不便料死也

時偉按仲達之當孔明也一遇於城固而遁還再遇於上邽而歟跡纔有鹵城之戰喪師衄將自是渭南之壘藉口仗節據原得勢本其所深忌也而故言無事以安衆心遂至甘受畏蜀如虎之譏巾幗婦人之辱然則孔明將略益見所長而懿且不能料生亦足驗矣彼奕棋二國手之喻豈其然乎

魏延傳魏略曰夏侯楙爲安西將軍鎮長安亮於南鄭與羣下計議延曰聞夏侯楙少主壻也怯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負糧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

十日可到長安楸聞延奄至必乘船逃走長安中惟有御史京兆太守耳橫門邸閣與散民之穀足周食也比東方相合聚尚二十許日而公從斜谷來必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矣亮以爲此縣危不如安從坦道可以平取隴右十全必克而無虞故不用延計

蔣琬傳琬以爲昔丞相亮數闕秦川道險運艱竟不能克不若乘水東下乃多作舟船欲

由漢沔襲魏興上庸會舊疾連動未時得行而衆論咸謂如不克捷還路甚難於是遣尚書令費禕中監軍姜維等喻指琬承命上疏曰芟穢弭難臣職是掌自臣奉辭漢中已經六年臣旣闇弱加嬰疾痲規方無成夙夜憂慘今魏跨帶九州根蒂滋蔓平除未易若東西并力首尾犄角雖未能速得如志且當分裂蠶食先摧其支黨然吳期二三連不克果俯仰惟艱實忘寢食輒與費禕等議以涼州

胡塞之要進退有資賊之所惜且羌胡乃心思漢如渴又昔偏軍入羌郭淮破走筭其長短以爲事首宜以姜維爲涼州刺史若維征行銜持河右臣當帥軍爲維鎮繼今涪水陸四通惟急是應若東北有虞赴之不難由是琬遂還住涪

姜維傳維自以練西方風俗兼負其才武欲誘諸羌胡以爲羽翼謂自隴以西可斷而有也每欲興軍大舉費禕嘗裁制不從與其兵

不過萬人○禕謂維曰吾等不如丞相亦已遠矣丞相猶不能定中夏況吾等乎且不如保國治民敬守社稷如其功業以俟能者無以爲希冀徼倖而決成敗於一舉若不如志悔之無及○十六年春禕卒維率數萬人圍南安魏雍州刺史陳泰解圍至洛門○明年加督中外軍事復出隴西攻狄道狄道長李簡舉城降進圍襄武與魏將徐質交鋒斬首破敵魏軍敗退維乘勝多所降下拔河間狄

道臨洮三縣民還○十八年復與車騎將軍
夏侯霸等俱出狄道大破魏雍州刺史王經
於洮西經衆死者數萬人經退保狄道城維
圍之魏征西將軍陳泰進兵解圍維却住鍾
題○十九年春就遷維爲大將軍更整勒戎
馬與鎮西大將軍胡濟期會上邽濟失誓不
至故維爲鄧艾所破於段谷求自貶削爲後
將軍行大將軍事○二十年魏征東大將軍
諸葛誕反於淮南分關中兵東下維欲乘虛

向秦川復率數萬人出駱谷徑至沈嶺時長
城積穀甚多而守兵乃少聞維方到衆皆惶
懼魏大將軍司馬望拒之鄧艾亦自隴右皆
軍於長城維前往芒水皆倚山爲營望艾傍
渭堅圍維數下挑戰望艾不應○景耀元年
維聞誕破敗乃還成都復拜大將軍○初先
主畱魏延鎮漢中皆實兵諸圍以禦外敵敵
若來攻使不得入及興勢之役王平捍拒曹
爽皆承此制維建議以爲錯守諸圍雖合周

易重門之義然適可禦敵不獲大利不若使
聞敵至諸圍皆歛兵聚穀退就漢樂二城使
敵不得入平且重關鎮守以捍之有事之日
令游軍竝進以伺其虛敵攻關不克野無散
穀千里縣糧自然疲乏引退之日然後諸城
竝出與游軍併力搏之此殄敵之術也○六
年維表後主聞鍾會治兵關中欲規進取宜
竝遣張翼廖化督諸軍分護陽安關口陰平
橋頭以防未然○鍾會攻圍漢樂遣別將進

攻關口蔣舒開城出降傅僉格鬪而死○漢
晉春秋曰蔣舒將出降乃詭謂傅僉曰今賊
至不擊而閉城自守非良圖也僉曰受命保
城惟全爲功今違命出戰若喪師負國死無
益矣舒曰子以保城獲全爲功我以出戰克
敵爲功請各行其志遂率衆出僉謂其戰也
至陰平以降胡烈烈乘虛襲城僉格鬪而死
魏人義之○蜀記曰蔣舒爲武興督在事無
稱蜀命人代之因畱舒助漢中守舒恨故開

城出降○會與維書曰君侯以文武之德懷
邁世之略功濟巴漢聲暢華夏遠近莫不歸
名每惟疇昔嘗同大化吳札鄭僑能喻斯好
維不答書列營守險會不能克糧運縣遠將
議還歸而鄧艾自陰平由景谷道傍入遂破
諸葛瞻於綿竹後主請降於艾艾前據成都
維尋被後主敕令乃投戈放甲詣會於涪軍
前將士咸怒拔刀斫石○干寶晉記云會謂
維曰來何遲也維正色流涕曰今日見此爲

速矣會甚奇之○會厚待維等皆權還其印
號節蓋會與維出則同輦坐則同席謂長史
杜預曰以伯約比中土名士公休太初不能
勝也○世語曰時蜀官屬皆天下英俊無出
維右○會既構鄧艾艾檻車徵因將維等詣
成都自稱益州牧以叛○漢晉春秋曰會陰
懷異圖維見而知其心謂可構成擾亂以圖
克復也乃詭說會曰聞君自淮南已來筭無
遺策晉道克昌皆君之力今復定蜀威德振

世民高其功主畏其謀欲以此安歸乎夫韓信不背漢於擾攘以見疑於既平大夫種不從范蠡於五湖卒伏劍而妄死彼豈闇主愚臣哉利害使之然也今君大功既立何不法陶朱公泛舟絕迹全功保身登峨嵋之嶺而從赤松游乎會曰君言遠矣我不能行且爲今之道或未盡於此也維曰其他則君智力之所能無煩於老夫矣由是情好歡甚會欲授維兵使爲前驅魏將士憤發殺會及維○

世語曰維死見剖膽如斗大○華陽國志曰維教會誅北來諸將徐欲殺會盡坑魏兵還復蜀祚密書與後主曰願陛下忍數日之辱臣欲使社稷危而復安日月幽而復明時偉按忠武旣歿漢知亡矣猶獲縣延至三十年或屯備國中或揚師境外雖裹糧頓甲而不忘忠武之遺志焉琬禕繼卒維乃孤懸卽令陰平知備能久存哉伯約心事故爲不負孔明彼譙周仇國之論曷足道耶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諸葛忠武書卷之七

調御

茂苑楊時偉編次

時偉按全書有調御有法檢疑皆用人事也而分爲三用主明揚法專幽黜知故僚友乃屬調御余特喜其調御之名爲之解曰調者諧也御者駕也駕御諧和用人之道無餘事矣於是芟去用人併歸調御而黃權孟達旣爲降虜不足復存故特除之

龐統字士元襄陽人也以守耒陽令不治免官
吳將魯肅遺先主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
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諸葛亮亦
言之於先主先主見與善譚大器之以爲治中
從事亮畱鎮荊州統隨從入蜀率衆攻城爲流
矢所中卒時年三十六先主痛惜言則流涕拜
統父議郎遷諫議大夫諸葛亮親爲之拜

統少時樸鈍未有識者潁川司馬徽清雅有
知人鑒統弱冠往見徽徽採桑於樹上坐統

在樹下共語徽甚異之稱爲南州人士冠冕
由是漸顯後郡命爲功曹性好人倫勤於長
養每所稱述多過其才時人怪而問之統答
曰當今天下大亂雅道陵遲善人少而惡人
多方欲興風俗長道業不美其譚卽聲名不
足慕企不足慕企而爲善者少矣今拔十失
五猶得其半而可以崇邁世教使有志者自
勵不亦可乎○吳將周瑜卒統送喪至吳吳
人竝會昌門陸績顧劭全琮皆往統曰陸子

可謂駑馬有逸足之力顧子可謂駑牛能負重致遠也謂全琮曰卿好施慕名有似汝南樊子昭雖智力不多亦一時之佳也

張勃吳錄曰劭就統宿語因問卿名知人吾與卿孰愈統曰陶冶世俗甄綜人物吾不及卿論帝王之秘策攬倚伏之要最吾似有一日之長劭安其言而親之

法正字孝直扶風郿人也爲蜀郡太守外統都畿內爲謀主一餐之德睚眦之怨無不報復擅

殺毀傷已者數人或謂諸葛亮曰法正於蜀郡太縱橫將軍宜啓主公抑其威福亮答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操之強東憚孫權之逼近則懼孫夫人生變於肘腋之下當斯之時進退狼跋法孝直爲之輔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復制如何禁止法正使不得行其意耶○亮與正雖好尚不同以公義相取亮每奇正智術先主東征孫權羣臣多諫一不從章武二年大軍敗績還住白帝亮歎曰法孝直若在則能制主上令

不東行就復東行必不傾危矣

正傳曰益州別駕張松與正相善忖璋不足與有爲嘗竊歎息松於荊州見曹公還勸璋絕曹公而自結先主璋曰誰可使者松乃舉正正辭讓不得已而往正旣還爲松稱說先主有雄略密謀協戴而未有緣後因璋聞曹公欲征張魯之有懼心也松遂說璋宜迎先主使之討魯復令正銜命○華陽國志曰孫夫人才捷剛猛有諸兄風侍婢百人皆仗劍

侍立先主每下車心常凜凜正勸先主還之○益部耆舊雜記曰張松爲人短小放蕩不治節操然識達精果有才幹劉璋遣詣曹公曹公不甚禮松公主簿楊脩深器之白公辟松公不納脩以公所撰兵書示松松宴飲之間一看便闇誦脩以此益奇之

許靖字文休汝南平輿人也愛樂人物誘納後進清談不倦丞相諸葛亮皆爲之拜

靖少與從弟劭俱知名竝有人倫臧否之稱

而私情不協劬爲郡功曹排擯靖不得齒叙以馬磨自給

靖收恤親理經紀振贍出於仁厚孫策東渡江皆走交州以避其難靖身坐岸邊先載附從疎親悉發乃從後去當時見者莫不歎息既至交趾太守士燮厚加敬待陳國袁徽以寄寓交州徽與尚書令荀彧書曰許文休自流宕已來與羣士相隨每有患急常先人後已與九族中外同其饑寒其紀綱同類仁恕

惻怛皆有效事不能復一二陳之耳

王士驥曰靖欲踰城出降先主薄之不用法正說曰天下有獲虛譽而無其實者許靖是也若其不禮天下之人以是謂主公爲賤賢宜加敬重以眩遠近是以丞相孔明至爲之拜所謂英雄所見略同也

劉巴字子初零陵丞陽人也先主奔江南荆楚羣士從之如雲而巴北詣曹操辟爲掾使招納長沙零陵桂陽會先主略有三郡巴不得反

使遂遠適交址先主深以爲恨巴復從交址至蜀俄而先主定益州巴辭謝罪負先主不責而孔明數稱薦之先主辟爲左將軍西曹掾

零陵先賢傳曰巴往零陵事不成欲游交州道還京師時諸葛亮在臨丞巴與亮書曰乘危歷險到值思義之民自與之衆承天之心順物之性非余身謀所能勸動若道窮數盡將託命於滄海不復顧荊州矣亮追謂曰劉公雄才蓋世據有荆土莫不歸德天人去就

已可知矣足下欲何之

張飛嘗就巴宿巴不與語亮謂巴曰張飛雖實武人敬慕足下主公今方收合文武以定大事足下雖天素高亮宜少降意也

董和字幼宰南郡枝江人也先主定蜀徵和爲掌軍中郎將與軍師將軍諸葛亮並署左將軍大司馬府事獻可替否共爲歡交○亮後爲丞相教與羣下曰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於十反又曰前參事於幼宰每言則盡其追思

和如此

自和居官食祿外牧殊域內幹機衡二十餘年死之日家無儋石之財

關羽爲襄陽太守盪寇將軍駐江北先主西定益州拜羽董督荊州事羽聞馬超來降舊非故人羽書與諸葛亮問超人才可誰比類亮知羽護前乃答之曰孟起兼資文武雄烈過人一世之傑黥彭之徒當與益德並驅爭先猶未及髯之絕倫逸羣也羽美鬚髯故亮謂之髯羽省書

大悅以示賓客

羽子興字安國少有令問丞相亮深器異之弱冠爲侍中中監軍數歲卒子統嗣尚公主官至虎賁中郎將

馬良字季常襄陽宜城人也先主領荊州辟爲從事及先主入蜀諸葛亮亦從後往良畱荊州與亮書曰聞雒城已拔此天祚也尊兄應期贊世配業光國魄兆見矣夫變用雅慮審貴垂明於以簡才宜適其時若乃和光悅遠邁德天壤

使時閒於聽世服於道齊高妙之音正鄭衛之聲竝利於事無相奪倫此乃管絃之至牙曠之調也雖非鍾期敢不擊節

良兄弟五人竝有才名鄉里爲之諺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良眉中有白毛故以稱之

劉琰字威碩魯國人也先主在豫州辟爲從事以其宗姓有風流善談論厚親待之遂隨從周旋常爲賓客後主立封都鄉侯班位每亞李嚴然不豫國政但領兵千餘隨丞相亮諷議而已

建興十年與前軍師魏延不和言語虛誕亮責讓之琰與亮牋謝曰琰稟性空虛如有酒荒之病自先帝以來紛紜之論殆將傾覆賴蒙明公本其一心在國扶持全濟以至今日間者迷醉言有違錯慈恩含忍不致之於理雖必克已責躬改過投死以誓神靈無所用命則靡寄顏於是亮遣琰還成都官位如故○車服飲食號爲侈靡侍婢數十皆能爲聲樂又悉教誦讀魯靈光殿賦

杜微字國輔梓潼涪人也建興二年丞相亮領益州牧選迎皆妙簡舊德以秦宓爲別駕五梁爲功曹微爲主簿微固辭舉而致之以微不聞人語於坐上與書曰服聞德行饑渴歷時清濁異流無緣咨覲王元泰李伯仁王文儀楊季休丁君幹李永南兄弟文仲寶等每歎高志未見如舊猥以空虛統領貴州德薄任重慘慘憂慮朝廷主上今年始十八天姿仁敏愛德下士天下之人思慕漢室欲與君因天順民輔此明主

以隆季興之功以謂賢愚不相爲謀故自割絕守勞而已不圖自屈也微自乞老病求歸亮又與書曰曹丕篡弒自立爲帝是猶土龍芻狗之有名也欲與羣賢因其邪僞以正道滅之怪君未有相誨便欲求還君但當以德輔時耳不責君軍事何爲汲汲求去乎其敬微如此拜爲諫議大夫以從其志

張裔字君嗣蜀郡成都人也丞相亮以爲參軍署府事亮出駐漢中裔以射聲校尉領留府長

史與司鹽校尉岑述不和亮與裔書曰昔在陌下營壞吾之用心食不知味後流迸南海相爲悲歎寢不安席及其來還委付大任自以爲與君古之石交也石交之道舉讎以相益割骨肉以相明猶不相謝也況吾但委噫於元儉而君不能忍耶

劉璋時授裔兵拒張飛於德陽陌下裔軍敗還成都爲璋奉使詣先主先主許以禮其君而安其人也裔還城門乃開○先是益州耆

率雍闓遠通孫權乃以裔爲益州太守闓送裔於權會遣鄧芝使吳亮令芝從權請裔○裔臨發權乃引見問裔曰蜀卓氏寡女亡奔司馬相如貴土風俗何乃爾乎裔對曰臣以爲卓氏之女猶賢於買臣之妻○裔北詣亮諮事書與所親曰近者涉道晝夜接賓不得寧息人自敬丞相長史男子張君嗣輔之疲倦欲死

楊洪字季休犍爲武陽人也爲蜀部從事先主

爭漢中急書發兵軍師將軍諸葛亮以問洪洪曰漢中則益州咽喉存亡之機會若無漢中則無蜀矣此家門之禍也方今之事男子當戰女子當運發兵何疑○始洪爲李嚴功曹嚴未至捷爲而洪已爲蜀郡洪迎門下書佐何祗有才策功幹爲廣漢太守時洪亦尚在蜀郡是以西土咸服諸葛亮能盡時人之器用也

何祗字君肅時亮聞祗遊戲不勤所職當奄往錄獄祗密聞之夜張燈火見囚讀諸解狀悉已聞誦答對解釋無所凝滯亮甚異之祗嘗夢井中生桑以問占夢趙直直曰桑非井中之物會當移植然桑字四十下八君壽恐不過此祗笑言得此足矣

霍峻字仲邈南郡枝江人也爲梓潼太守裨將軍在官三年卒還葬成都先主甚悼惜乃詔諸葛亮曰峻旣佳士加有功於國欲行醮遂親率羣僚臨會弔祭因畱宿墓上當時榮之

峻率衆歸先主先主以峻爲中郎將守葭萌

張魯遣將楊帛誘峻峻曰小人頭可得城不可得劉璋將扶禁向存等率萬餘人攻圍峻且一年不能下峻城中兵纔數百人伺其怠隙選精銳出擊大破之卽斬存首先主定蜀嘉峻之功以爲梓潼太守

峻子弋字紹先亮北駐漢中請爲記室使與子喬共周旋游處

後主立太子璿以弋爲中庶子璿好騎射出入無度弋援引古義盡言規諫甚得切磋之

體

向寵襄陽宜城人先主時爲牙門將秭歸之敗寵營特完建興元年封都亭侯後爲中部督典宿衛兵丞相亮當北行表與後主曰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論舉寵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也

馬忠字德信巴西閬中人建興元年丞相亮開府以忠爲門下督三年亮入南拜忠牂牁太守

郡丞朱襄反叛亂之後忠撫育卹理甚有威惠
八年召爲丞相參軍副長史蔣琬署留府事亮
出祁山忠詣亮所經營戎事軍還督將軍張嶷
等討汶山郡叛羌十一年南夷豪帥劉胄反擾
亂諸郡徵庾降都督張翼還以忠代翼忠遂斬
胄平南土

忠爲人寬濟有度量但詼啁大笑忿怒不形
於色然處事能斷威恩竝立是以蠻夷畏而
愛之及卒莫不自致喪庭流涕盡哀爲立廟

祀張表時名士清望踰忠閣宇宿有功幹於
事精勤繼踵在忠後其威風稱績皆不及忠
○益部耆舊傳曰張表肅子也華陽國志云
表張松子

王平字子均巴西宕渠人也建興六年屬參軍
馬謖先鋒謖舍水上山平連規諫謖謖不能用
大敗於街亭衆盡星散惟平所領千人鳴鼓自
持魏將張郃疑其伏兵不往逼也於是平徐徐
收合諸營遺迸率將士而還丞相亮旣誅馬謖

及將軍張休李盛奪將軍黃襲等兵平特見崇顯加拜參軍統五部兼當營事進位討寇將軍封亭侯九年亮圍祁山平別守南圍魏張郃攻平平堅守不動郃不能克十二年亮卒於武功軍退還魏延作亂一戰而敗平之功也

平生長戎旅手不能書其所識不過十字而口授作書皆有意理使人讀史漢諸記傳聽之備知其大義往往論說不失其指遵履法度言不戲謔從朝至夕端坐徹日儘無武將

之體

蔣琬字公琰零陵湘鄉人也除廣都長先主嘗奄至廣都見琬衆事不理將加罪戮亮請曰蔣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其爲政以安民爲本不以脩飾爲先先主雅敬亮乃不加罪倉卒免官建興元年丞相亮開府辟爲東曹掾舉茂才琬固讓劉邕陰化龐延廖淳亮教答曰思惟背親捨德以歿百姓衆人旣不隱於心實又使遠近不解其義是以君宜顯其功以明此選之

清重也亮數出外琬常足食足兵以相供給亮每言公琰託志忠雅當與吾共贊王業者也密表後主曰臣若不幸後事宜以付琬時新喪元帥遠近危竦琬出類拔萃處羣僚之右旣無戚容又無喜色神守舉止有如平日由是衆望漸服

東曹掾楊戲素性簡略琬與言論時不應答或構戲於琬琬曰戲欲贊吾是邪則非其本心欲反吾言則顯吾之非是以默然是戲之

快也又督農楊敏曾毀琬曰作事憤憤誠非及前人或以白琬請推治敏琬曰吾實不如前人無可推也主者重據聽不推則乞問其憤憤之狀琬曰苟其不如則事不當理事不當理則憤憤矣復何問邪後敏坐事繫獄衆人猶懼其必死琬心無適莫得免重罪其好惡存道皆此類也

琬夜夢有一牛頭在門前流血滂沱意甚惡之呼問占夢趙直直曰夫見血者事分明也

牛角及鼻公字之象君位必當至公

益部耆舊雜記曰丞相亮於武功病篤後主遣李福省侍因諮以國家大計福往宣旨別去數日忽還見亮亮曰孤知君還意語雖彌日有所不盡君所問者公琰其宜也福謝前實失不諮請公如百年後誰可任大事者乞復請蔣琬之後亮曰文偉可以繼之又復問其次亮不答

費禕字文偉江夏鄢人也丞相亮南征還羣僚

於數十里逢迎年位多在禕右而亮特命禕同載由是衆人莫不易觀頻煩使吳辭順義篤語在連吳值魏延楊儀相憎惡每至爭論延或舉刃擬儀儀泣涕橫集禕嘗入其座間辯論分別終亮之世各盡儀延之用者禕匡救之力也

禕與南郡董允齊名時許靖喪子允與禕欲共會其葬所允白父和請車和遣開後鹿車給之允有難載之色禕便從前先上及至喪所諸葛亮及諸貴人悉集車乘甚鮮允神色

未泰而禕晏然自若和聞之乃謂允曰吾嘗
疑汝於文偉優劣未判也而今而後吾意了
矣○於時軍國多事公務煩猥禕識悟過人
每省讀書記暫視已究其速數倍於人終亦
不忘常以朝晡聽事其間接納賓客飲食嬉
戲加之博奕每盡人之歡事亦不廢董允代
禕欲教禕之所行旬日之中事多愆滯允乃
歎曰人才力相懸若此甚遠○延禧七年魏
軍次於興勢假禕節禦之光祿大夫來敏至

求共圍碁於時羽檄交馳嚴駕已訖禕留意
對戲色無厭倦敏曰向聊觀試君耳君信可
人必能辦賊者也

董允字休昭掌軍中郎將和之子也先主立太
子允以選爲舍人徙洗馬後主襲位遷黃門侍
郎丞相亮將北征住漢中慮後主富於春秋朱
紫難別以允秉心公亮欲任以宮省之事上疏
曰侍中郭攸之費禕侍郎董允等先帝簡拔以
遺陛下至於斟酌規益進盡忠言則其任也愚

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必能裨補
闕漏有所廣益

獻納之任允皆專之事爲防制甚盡匡救之
理後主嘗欲采擇以充後宮允執不聽後主
益嚴憚之宦人黃皓便辟佞慧允嘗正色匡
主數責於皓皓畏允不敢爲非終允之世位
不過黃門丞○允嘗與尚書令費禕中典軍
胡濟等共期游宴嚴駕已辦而郎中襄陽董
恢詣允恢年少官微見允停出逡巡求去允

不許曰本所以出者欲與同好游談也今君
已自屈方展闢積舍此之談就彼之宴非所
謂也乃命解驂禕等罷駕不行

陳震字孝起南陽人也亮表後主云侍中尚書
長史參軍此悉貞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
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時震爲尚書蔣
琬爲長史建興七年孫權稱尊號以震爲衛尉
賀權踐阼

亮與兄瑾書曰孝起忠純之性老而益篤語

載連吳九年都護李平坐誣罔廢亮與蔣琬
董允書曰孝起前臨至吳爲吾說正方腹中
有鱗甲鄉黨以爲不可近吾以爲鱗甲者但
不當犯之耳不圖復有蘇張之事出於不意
可使孝起知之

姜維字伯約天水冀人也亮與畱府長史張裔
參軍蔣琬書曰姜伯約忠勤時事思慮精密考
其所有永南季常諸人不如也其人涼州上士
也又曰須先教中虎步兵五六千人姜伯約甚

敏於軍事既有膽義深解兵意此人心存漢室
而才兼於人畢教軍事當遣詣宮觀見主上
張翼字伯恭捷爲武陽人也爲庾隆都督綏南
中郎將翼性持法嚴不得殊俗之歡心者率劉
胄背叛翼舉兵討胄胄未破會被徵當還群下
咸以爲宜便馳騎卽罪翼曰不然吾以蠻夷蠢
動不稱職故還耳然代人未至吾方臨戰場當
運糧積穀爲滅賊之資豈可以黜退之故而廢
公家之務乎於是統攝不懈代到乃發馬忠因

其成基以破殄胄丞相亮聞而善之亮出武功以翼爲前軍都督領扶風太守

廖化字元儉襄陽人也爲前將軍關羽主簿羽敗屬吳思歸先主乃詐死時人謂爲信然因攜持老母晝夜西行會先主東征遇於秭歸先主大悅以化爲宜都太守先主薨爲丞相參軍後爲督廣武稍遷至右車騎將軍假節領并州刺史封中鄉侯以果烈稱官位與張翼齊而在宗預之右

呂乂字季陽南陽人也遷巴西西太守丞相亮連年出軍調發諸郡多不相救乂募取兵五千人詣亮慰諭檢制無逃竄者徙爲漢中太守兼領督農供繼軍糧

楊戲字文然犍爲武陽人丞相亮深識之著季漢輔臣贊

賴玄零陵人太常恭子也先主爲漢中王用荆楚宿士恭爲太常恭子玄丞相西曹令史隨諸葛於漢中早夭亮甚惜之與張裔蔣琬書曰令

史失賴玄椽屬喪楊顥爲朝中損益多矣
楊顥字子昭楊儀宗人也爲亮主簿亮嘗自校
簿書顥直入諫曰爲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
爲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執耕稼婢典
炊爨雞主司晨犬主吠盜牛負重載馬涉遠路
私業無曠所求皆足雍容高枕飲食而已忽一
旦盡欲以身親其役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
智之不如奴婢雞犬哉失爲家主之法也是故
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

大夫故丙吉不問橫道死人而憂牛喘陳平不
肯知錢穀之數云自有主者彼誠達於位分之
體也今明公爲治乃躬自校簿書流汗竟日不
亦勞乎亮謝之顥死亮垂涕三日

姚佃字子緒閬中人丞相亮北駐漢中辟爲椽
竝進文武之士亮稱曰忠益者莫大於進人進
人者各務其所尚今姚椽竝存剛柔以廣文武
之用可謂博雅矣願諸椽各希此事以屬
魏延字文長義陽人也亮駐漢中以延爲督前

部領丞相司馬涼州刺史八年使延西入羌中
魏後將軍費瑤雍州刺史郭淮與延戰於陽谿
延大破淮等遷爲前軍師征西大將軍假節進
封南鄭侯延每隨亮出輒欲請兵萬人與亮異
道會於潼關如韓信故事亮制而不許延常謂
亮爲怯歎恨已才用之不盡

楊儀字威公襄陽人也建興五年隨亮漢中八
年遷長史亮數出軍儀常規畫分部籌度糧穀
不稽思慮斯須便了軍戎節度取辦於儀亮深

惜儀之才幹魏延之驍勇常恨二人之不平不
忍有所偏廢也

李嚴字正方南陽人也後改名平與丞相亮竝
受遺詔輔少主以嚴爲中都護統內外軍事留
鎮永安建興四年亮欲出軍漢中嚴當知後事
移屯江州留護軍陳到駐永安皆統屬嚴嚴與
孟達書曰吾與孔明俱受寄託憂深責重思得
良伴亮亦與達書曰部分如流趣捨罔滯正方
性也其貴重如此八年遷驃騎將軍以曹真欲

三道向漢川亮命嚴將二萬人赴漢中亮表嚴子豐爲江州都督督軍典嚴後事

亮與平子豐教曰吾與君父子戮力以獎漢室此神明所聞非但人知之也表都護典漢中委君於東關者不與人議也謂至心感動終始可保何圖中乖乎昔楚卿屢絀亦乃克復思道則福應自然之數也願寬慰都護勤追前闕今雖解任形業失故奴婢賓客百數十人君以中郎參軍居府方之氣類猶爲上

家若都護思負一意君與公琰推心從事者否可復通逝可復還也詳思斯戒明吾用心臨書長歎涕泣而已

馬謖字幼常良弟也諸葛亮深加器異每引見談論自晝達夜街亭之敗謖臨終與亮書曰明公視謖猶子謖視明公猶父願深惟殛絲與禹之義使平生之交不虧於此亮自臨祭待其遺孤若平生

張裕曉占候諫先主曰不可爭漢中軍必不利

先主竟不用裕言又私語人曰歲在庚子天下當易代人密白其言先主嘗銜其不遜加忿其漏言乃顯裕諫爭漢中不驗下獄將誅之諸葛亮表請其罪先主答曰芳蘭生門不得不鉏

初先主與劉璋會涪時裕爲璋從事侍坐其人饒鬚先主嘲之曰昔吾居涿縣特多毛姓東西南北皆諸毛也涿令稱曰諸毛繞涿居乎裕卽答曰昔有作上黨潞長遷爲涿令涿令者去官還家時人與書欲署潞則失涿欲

署涿則失潞乃署曰潞涿君先主無鬚故裕以此及之

王士騏曰張裕之戮本自先主嫌忿而亮表請其罪可謂慎於用法矣

時偉按昭烈生平率多大英雄語而魚水芳蘭又爲世說中奇雋

張嶷字伯岐巴郡南充人也建興五年丞相亮北住漢中廣漢緜竹山賊張慕等鈔盜軍資劫略吏民嶷以都尉將兵討之嶷度其烏散乃詐

與和親剋期置酒酒酣疑身率左右因斬慕等五十餘級渠帥悉殄旬日清泰

益部耆舊傳曰疑風濕固疾至都寢篤扶杖然後能起李簡請降衆議狐疑而疑曰必然姜維之出時論以疑初還股疾不能在行中疑自乞肆力中原致身敵庭臨發辭後主曰臣當值聖明受恩過量加以疾病在身常恐一朝隕沒辜負榮遇天不違願得豫戎事若涼州克定臣爲藩表守將若有未捷殺身以

報後主慨然爲之流涕

譙周字允南西充人也體貌素朴無造次辯論之才然潛識內敏丞相亮領益州牧命周爲勸學從事

蜀記曰周初見亮左右皆笑旣出有司請推笑者亮曰孤尚不能忍况左右乎

時後主頗出游觀周上疏曰昔王莽之敗豪傑竝起於是賢才智士思望所歸世祖初入河北馮異等勸之曰當行人所不能爲於是

動遵法度北州歌歎及在洛陽嘗欲小出車
駕已御銚期諫曰天下未寧臣誠不願陛下
細行數出卽時還車及征隗囂潁川盜起世
祖還洛陽但遣寇恂往恂曰潁川以陛下遠
征故奸猾起叛陛下自臨潁川賊必卽降竟
如恂言故非急務欲小出不敢至於急務欲
自安不爲故帝者之欲善也如此今天下三
分雄哲之士思望之時也陛下天資至孝喪
踰三年言及隕涕雖曾閔不過也敬賢任才

使之盡力有踰成康故國內和一大小戮力
然臣不勝大願願復廣人所不能爲者
時偉按周疏剴切似爲經通之言迺至以仇
國沮姜維勸降誤後主遂成千載遺恨耳
孫盛曰春秋之義國君死社稷况稱天子而
可辱於人乎葛生有云事之不濟則已耳安
能復爲之下壯哉斯言可以立懦夫之志矣
禪旣闇主周寔驚臣方之申包胥田單范蠡
大夫種不亦遠乎

周嘗問杜瓊曰昔周徵君以爲當塗高者魏也其義何也瓊答曰魏闕名也當塗而高古者名官職不言曹自漢已來吏言屬曹卒言侍曹此殆天意也周緣瓊言乃觸類而長之曰先主諱備其訓具也後主諱禪其訓授也如言劉已具矣當授與人也乃書柱曰衆而大期之會具而授若何復言曹者衆也魏者大也天下其當會如何復有立者乎蜀旣亡咸以周言爲驗

時偉按搜神記云漢元成間已有五馬大討曹之讖然則當塗幾何典午隨伏固不待張掖湧圖而後見也彼屬曹侍曹如歆朗羣繇輩相率賣漢者俱當在大討之科矣譙周妄作妖讖岌岌勸降蓋亦諸姦之儔伍而忠武之罪人也

諸葛忠武書卷之七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諸葛忠武書卷之八

茂苑楊時偉編次

法檢

時偉按原集法檢不言所用而全書以屬刑
罰要爲近之然但紀裁下不及自檢有如敕
羣下以勤攻冀直言之違覆曰治臣之罪以
告先帝之靈請自貶三等以督喪師之咎卽
謂法檢不專馭下亦可矣至若郭冲記事尤
關政體故特採焉冠之篇端

郭冲五事其一曰諸葛亮治蜀頗尚嚴峻法正謂亮曰昔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據一州初有其國未垂惠撫且客主之義宜相降下願緩刑弛禁以慰其望亮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濟劉璋暗弱自焉以來有累世之恩德政不舉威刑不肅蜀土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敝實

由於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竝濟上下有節爲治之要於斯而著矣

初丞相亮時有言公惜赦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爲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啟告治亂之道備矣曾不語赦也若景升季玉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治故亮時軍旅屢興赦不妄下也前出師表云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

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
諫之路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
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
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
法也又云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効不効
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責
攸之禕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謀以
諮諏善道察納雅言

街亭之敗亮上疏曰臣以弱才叨竊非據親秉
旄鉞以厲三軍不能訓章明法臨事而懼至有
街亭違命之闕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
無方臣明不知人恤事多闇春秋責帥臣職是
當請自貶三等以督厥咎於是以亮爲右將軍
行丞相事○或勸亮更發兵者亮曰大軍在祁
山箕谷皆多於賊而不能破賊爲賊所破者則
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今欲減兵省將明
罰思過校變通之道於將來若不能然者雖兵
多何益自今以後諸有忠慮于國但勤攻吾之

關則事可定賊可死功可躋足而待矣於是考
微勞甄壯烈引咎責躬布所失於天下厲兵講
武以爲後圖戎士簡練民忘其敗矣

教與羣下曰夫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遠
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弊
躋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
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
來相啓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殷勤有
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又曰昔初交州平屢聞

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啓誨前參事於幼宰每言
則盡後從事於偉度數有諫止雖姿性鄙暗不
能悉納然與此四子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
疑於直言也

初亮自表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
頃子孫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
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
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
及卒如其所言

時偉按以上六則或斟酌時宜或糾繩宮府
不交相劇切卽自勘影衾法檢之途於斯爲
廣矣千古聖賢豪傑亦復誰能踰此豈惟檢
物爲然哉

劉封者本羅侯寇氏之子先主至荊州以未有
繼嗣養封爲子有武藝氣力過人將兵西上所
在戰克自關羽圍樊城襄陽連呼封發兵自助
封不承羽命會羽覆敗先主恨之又與孟達忿
爭奪達鼓吹達旣懼罪又忿恚封遂發表辭先

主率所領降魏魏遣達襲封封破走還成都先
主責封之侵陵達又不拔羽亮慮封剛猛易世
之後終難制御勸先主因此除之

彭美字永年爲治中從事美起徒步一朝處州
人之上形色囂然自矜得遇諸葛亮雖外接待
美而內不能善屢密言美心大志廣難可保安
先主旣敬信亮加察美行事意以稍疎左遷美
爲江陽太守

美聞當遠出私情不悅往詣馬超超問美曰

卿才具秀拔主公相待至重謂卿當與孔明
孝直諸人齊足竝驅寧當外授小郡失人本
望乎美曰老革荒悖可復道邪又謂超曰卿
爲其外我爲其內天下不足定也超羈旅歸
國常懷危懼聞美言大驚默然不答美退具
表美辭於是收美付有司美於獄中與諸葛
書曰僕昔有事於諸侯以爲曹操暴虐孫權
無道振威闇弱其唯主公有霸王之器會公
來西僕因法孝直自銜鬻龐統斟酌其間遂

得詣公於葭萌指掌而譚論治世之務講霸
王之義建取益州之策公亦宿慮明定卽相
然贊得遭風雲激矢之中求君得君志行名
顯分子之厚誰復過此美一朝狂悖自求菹
醢爲不忠不義之鬼乎先民有言左手據天
下之圖右手刎喉愚夫不爲也況僕頗別菽
麥者哉所以有怨望意者苟以爲首興事業
而有投江陽之論頗以被酒佻失老語主公
實未老也且夫立業豈在老少西伯九十寧

有衰志負我慈父罪有百死至於內外之言
欲使孟起立功北州戮力主公共討曹操耳
寧敢有他志耶孟起說之是也但不分別其
間痛人心耳足下當世伊呂也宜善與主公
計事濟其大猷天明地察神祇有靈復何言
哉貴使足下明僕本心耳行矣努力自愛自
愛羨竟誅死

廖立字公淵立本意自謂才名宜爲諸葛亮之
貳而更游散在李嚴等下常懷怏怏亮表立曰
長水校尉廖立坐自貴大減否羣士公言國家
不任賢達而任俗吏又言萬人率者皆小子也
誹謗先帝疵毀衆臣人有言國家兵衆簡練部
伍分明者立舉頭視屋憤咤作色曰何足言凡
如是者不可勝數羊之亂羣猶能爲害況立託
在大位中人以下識真僞耶於是廢立爲民徙
汶山郡立躬率妻子耕殖自守聞諸葛亮卒垂
泣歎曰吾終爲左袵矣

亮集有亮表曰立奉先帝無忠孝之心守長

沙則開門就敵領巴郡則有闇昧闕茸其事
隨大將軍則誹謗譏訶侍梓宮則挾刃斷人
頭於梓宮之側陛下卽位之後普增職號立
隨比爲將軍面語臣曰我何宜在諸將軍中
不表我爲卿上當在五校臣答將軍者隨大
比耳至於卿者正方亦未爲卿也且宜處五
校自是之後怏怏懷恨詔曰三苗亂政有虞
流宥廖立狂惑朕不忍刑亟徙不毛之地
馬謖才器過人好論軍計丞相亮深加器異以

謖爲參軍建興六年亮出軍向祁山時有宿將
魏延吳壹等論者皆言以爲宜令爲先鋒而亮
違衆拔謖與魏將張郃戰于街亭爲郃所破士
卒離散亮進無所據退軍還漢中謖下獄物故
亮爲之流涕

弇州續稿書馬謖傳後云考向朗傳朗素與
謖善謖逃亡朗知情不舉亮恨之免官還成
都然則謖且逃矣不卽歸死司敗捕而後得
之不誅何待

時偉按問伯云謾有死罪二安得而不誅乃知家庭緒論有自來矣失不稱引者當亦不少

李平傳建興九年春亮軍祁山平催督運事值天霖雨運糧不繼平遣參軍狐忠督軍成藩諭指呼亮亮承以退軍平聞軍退乃更陽驚說軍糧饒足何以便歸欲以解已不辦之責顯亮不進之愆也又表後主說軍僞退欲以誘賊亮具出其前後手筆書疏本未違錯章灼平辭窮情

竭首謝罪負於是亮表平曰自先帝崩後平所在治家尚爲小惠安身求名無憂國之事臣當北出欲得平兵以鎮漢中平窮難縱橫無有來意而求以五郡爲巴州刺史去年臣欲西征欲令平主督漢中平說司馬懿等開府辟召臣知平鄙情欲因行之際偏臣取利也是以表平子豐督主江州隆崇其遇以取一時之務平至之日都委諸事羣臣上下皆怪臣待平之厚也正以大事未定漢室傾危伐平之短莫若褒之然

謂平情在於榮利而已不意平心顛倒乃爾若
事稽畱將致禍敗是臣不敏言多增咎十二年
平聞亮卒發病死平常冀亮當自補復策後人
不能故以激憤也

亮集有嚴與亮書勸亮宜受九錫進爵稱王
亮答書曰吾與足下相知久矣可不復相解
足下方誨以光國戒之勿拘之道是以未得
默已吾本東方下士誤用於先帝位極人臣
祿賜百億今討賊未效知己未答而方寵齊

晉坐自貴大非其義也若滅魏斬睿帝還故
居與諸子竝升雖十命可受況於九邪

亮公文上尚書曰平爲大臣受恩過量不思
忠報橫造無端迷罔上下自度奸露嫌心遂
生聞軍臨至西嚮託疾還沮漳軍臨至沮復
還江陽平參軍狐忠勤勸乃止今篡賊未滅
社稷多難國事惟和可以克捷不可苞含以
危大業輒表解平任削其爵土

來敏字敬達來歙之後也爲虎賁中郎將丞相

亮住漢中請爲軍祭酒輔軍將軍坐事去職
亮集有教曰將軍來敏對上官顯言新人有
何功德而奪我榮資與之耶諸人共憎我何
故如是敏年老狂悖生此怨言昔成都初定
議者以爲來敏亂羣先帝以新定之際故遂
含容無所禮用後劉子初選以爲太子家令
先帝不悅而不忍拒也後主卽位吾闇於知
人遂復擢爲將軍祭酒違議者之審見背先
帝所疏外自謂能以敦厲薄俗帥之以義今

旣不能表退職使閉門思愆

與孟達書曰適與李鴻會於漢陽承知消息慨
然永歎以存足下平素之志豈徒空托名榮貴
爲華離乎嗚呼孟子斯實劉封侵陵足下以傷
先主待士之義又鴻道王冲造作虛語云足下
量度吾心不受冲說尋表明之言追平生之好
依依東望故遣有書

費詩傳降人李鴻來詣亮曰間過孟達許適
見王冲從南來言往者達之去就明公切齒

言
三
欲誅達妻子賴先主不聽耳達曰諸葛亮見
顧有本末終不爾也盡不信冲言委仰明公
無復已已亮曰還都當有書與子度相聞詩
進曰孟達小子昔事振威不忠後又背叛先
主反覆之人何足與書耶亮默然不答亮欲
誘達以爲外援竟與達書

時偉按反覆如達雖侯之調御所不及也故
附之法檢以存侯赤牘云

諸葛忠武書卷之八



諸葛忠武書卷之九

遺事

茂苑楊時偉編次

時偉按全書遺事篇搜輯諸書及各乘志浩
衍閱博良見苦心特太繁雜間多冗長至引
抱朴子訛妄之譚韋南康胡僧之事未經駁
正聊爲綴題旣割南中碎事附入南征因取
他篇如世系八陣遺命異同中語當入遺事
者足成此篇

襄陽記曰昭烈訪世事於司馬德操德操曰儒
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
有伏龍鳳雛問爲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
諸葛孔明爲臥龍龐士元爲鳳雛司馬德操爲
水鏡皆龐德公語也

德公襄陽人孔明每至其家獨拜牀下德公
初不令止

德操嘗造德公值其渡沔上祀先人墓德操
徑入其室呼德公妻子使速作黍徐元直向

云有客當來就我與龐公譚其妻子皆羅拜
堂下奔走供設須臾德公還直入相就不知
何者是客○德操年小德公十歲兄事之呼
作龐公故世人遂謂龐公是德公名非也德
公字山民娶諸葛孔明小姊

黃承彥者高爽開列爲沔南名士謂諸葛孔明
曰聞君擇婦身有醜女黃頭黑色而才堪相配
孔明許卽載送之時人以爲笑樂鄉里爲之諺
曰莫作孔明擇婦正得阿承醜女

時偉按擇主而得英雄擇婦而得醜女雖曰
天作之合而千古善擇者蓋無如孔明矣然
木牛流馬法寔繇嬭傳蓋亦一大英雄而天
所生以佐侯者也

侯居隆中時有客至屬婦具麪須臾而具侯怪
其速後潛窺之見數木人斫麥運磨如飛求傳
此術後變其制爲木牛流馬云

亮集載作木牛流馬法曰木牛者方腹曲頭
一脚四足頭入領中舌著於腹載多而行少

宜可大用不可小使特行者數十里羣行者
二十里也曲者爲牛頭雙者爲牛脚橫者爲
牛領轉者爲牛足覆者爲牛背方者爲牛腹
垂者爲牛舌曲者爲牛肋刻者爲牛齒立者
爲牛角細者爲牛鞅攝者爲牛鞅軸牛仰雙
轅人行六尺牛行四步載一歲糧日行二十
里而人不大勞

流馬尺寸之數肋長三尺五寸廣三寸厚二
寸二分左右同前軸孔分墨去頭四寸徑中

二寸前脚孔分墨二寸去前軸孔四寸五分
廣一寸前杠孔去前脚孔分墨二寸七分孔
長二寸廣一寸後軸孔去前杠分墨一尺五
分大小與前同後脚孔分墨去後軸孔三寸
五分大小與前同後杠孔去後脚孔分墨二
寸七分後載尅去後杠孔分墨四寸五分前
杠長一尺八寸廣二寸厚一寸五分後杠與
等板方囊二枚厚八分長二尺七寸高一尺
六寸五分廣一尺六寸每枚受米二斛三斗

從上杠孔去肋下七寸前後同上杠孔去下
杠孔分墨一尺三寸孔長一寸五分廣七分
八孔同前後四脚廣二寸厚一寸五分形制
如象鞞長四寸徑面四寸三分孔徑中三脚
杠長二尺一寸廣一寸五分厚一寸四分同
杠耳

夔州西市俯臨江岸沙石下有諸葛亮八陣圖
箕張翼舒鵝形鶴勢宛然尚存峽水大時三蜀
雪消之際湏湧滉瀆可勝道哉大樹十圍枯槎

百丈破磴巨石隨波塞川而下水與岸齊人奔
山上則聚石爲堆者斷可知也及乎水落川平
萬物皆失故態唯諸葛陣圖小石之堆標聚行
列依然如是者已六七百年年年淘灑推激迨
今不動 劉賓客嘉話
魚復縣鹽井以西石蹟平曠盼望四遠積細石
爲壘方可數百步壘西郭又聚石爲八行相去
二丈許謂之八陣圖見者竝莫能了桓宣武伐
蜀經之以爲常山蛇勢

諸葛亮造八陣圖於魚復平沙之上壘石爲八
行相去二丈桓溫征譙縱見之曰此常山蛇勢
吾嘗過之自山上俯視百餘丈凡八行爲六十
四絕絕正圓不見凹凸處如日中蓋影及就視
皆卵石漫漫不可辨甚可怪也 東坡

唐太宗問李靖曰卿所製六花陣法出何術乎
靖曰臣所本諸葛亮八陣法也大陳包小陳大
營包小營隅落鈎連曲折相對古制如此臣爲
圖因之故外畫之方內環之圓是成六花太宗

日內圓外方何謂也靖曰方生於步圓生於奇方所以矩其步圓所以綴其旋是以步數定於地行綴應乎天步定綴齊則變化不亂八陣爲六武侯之舊法焉

時偉按衛公六花猶元子云常山蛇勢也善乎東坡詩云神兵非學到自古不畱訣馬隆李靖之說謂善師其意而巧借其名可耳

新都縣八陣圖記曰諸葛武侯八陣圖在蜀者二一在夔州之永安宮一在新都之彌牟鎮在

夔者蓋侯從先主伐吳防守江路行營布伍之遺制新都爲成都近郊則其恒所講武之場也深識兵機者所不能洞了至其故壘遺墟獨爲之愛惜不已乃其忠義之激人不獨其法制陣伍之妙也不然則竇憲嘗勒八陣以擊匈奴晉馬隆用八陣以復涼州是武侯前已有之而後亦未嘗亡也功既有成而後世猶罕所稱述況能傳其遺跡至今乎慎嘗放舟過夔門弔永安之宮尋陣圖之跡維時春初水勢正殺自山上

俯視下百餘丈皆聚細石爲之凡八行六十四
絕土人言夏水盛時沒在深淵水落依然如故
在吾新都者其地象城門四起中列土壘約高
三尺耕者或剗平之經旬餘復突出此乃其精
誠之貫天之所支而不可壞者蓋非獨人愛惜
之而已耳

節揚升菴集

時偉按昭烈伐吳侯不在行也而此云從伐
行營豈誤耶永安宮卽魚復縣改名少陵詩
崩年亦在永安宮所稱白帝城是也昭烈病

篤召侯託孤於此蓋曾至焉而制作後先則
未容輕辨矣

魏氏春秋曰亮作八務七戒六恐五懼皆有條
章以訓厲臣子又損益連弩謂之元戎以鐵爲
矢矢長八寸一弩十矢俱發

抱朴子曰曹操刑法嚴峻果於殺戮乃心欲用
乎孔明孔明自陳不樂出身操謝遣之曰義不
使高世之士辱於污君之朝也其鞭撻九有草
創皇基亦不妄矣

時偉按孔明之寓荊州知之者惟德公德操元直輩耳雖以昭烈久同流寓思賢若渴而未之前聞必因元直之言而始見曹瞞未得荊州何緣欲用孔明且污君之云豈操自謂抑誰指耶夫鞭撻九有草創皇基而不得人士第一流奚取不妄大抵抱朴子葛洪誕書也而蘇子瞻楊用脩皆據爲談資殆所不解袁子曰張子布薦亮於孫權亮不肯畱人問其故曰孫將軍可謂人主然觀其度能賢亮而不能盡亮吾是以不畱

裴松之曰袁孝尼著文立論甚重諸葛之爲人至如此言則失之殊遠觀亮君臣相遇可謂希世一時終始之分誰能間之寧有中違斷金甫懷擇主設使權盡其量便當翻然去就乎葛生行已豈其然哉關羽爲曹公所獲遇之甚厚可謂能盡其用矣猶義不肯本會謂孔明之不若雲長乎

侯嘗奉使至吳觀秣陵山阜歎曰鍾山龍蟠石

頭虎踞帝王之宅也

侯與司馬懿在渭濱將戰懿戎服蒞事使人密覘侯葛巾羽扇指麾三軍懿歎曰諸葛君可謂名士矣

黃權在魏司馬懿遺亮書曰黃公衡快士也每坐起歎述足下不去口實

萬里橋在成都縣南八十里費禕使吳諸葛亮送之於此歎曰萬里之路始於此橋因名萬里橋

襄陽記曰亮初亡所在各求爲立廟朝議以禮秩不聽百姓遂因時節私祭之於道陌上步兵校尉習隆中書郎向充等共上表曰臣聞周人懷召伯之德甘棠爲之不伐越王思范蠡之功鑄金以存其像自漢興以來小善小德而圖形立廟者多矣况亮德範遐邇勳蓋季世而丞嘗止於私門廟像闕而莫立使百姓巷祭戎夷野祀非所以存德念功述追在昔者也今若盡順民心則瀆而無典建之京師又偏宗廟臣愚以

爲宜因近其墓立之於沔陽使欲奉祠者皆限至廟斷其私祀以崇正禮從之

劉先主寓荊州從南陽大姓晁氏貸錢千萬以爲軍需孔明作保券至宋猶存

綿竹武都山上出白蓴菜甚美武侯所鑿李膺有記

臨邛縣有火井漢室之盛則赫熾桓靈之際火勢漸微孔明一窺而更盛至景曜元年人以燭投卽滅其年蜀併於魏

襄陽郡孔明故宅有井深五丈廣五尺堂前有三間屋地基址極高云是避暑臺先有董家居此衰歿滅亡後人不敢復憩焉

華陽有讀書臺孔明相蜀築此以集諸儒兼以待四方賢士

諸葛亮所止兵士獨種蔓菁取其纔令出甲可生啖一也葉舒可煮食二也久居則隨以滋長三也棄不令惜四也回卽易尋而採之五也冬有根可斲食六也三蜀江陵之人今呼蔓菁爲

諸葛菜

蒲元爲諸葛西曹掾亮欲北伐患糧難致元牒與孔明曰元等輒推意作一木牛兼設雙環人行六尺牛行四步人咸得以載其糧也

元別傳見北堂

鈔書

蒲元於斜谷爲孔明鑄刀三千口自言漢水鈍弱不任淬用蜀江爽烈是謂大金之元精乃命人於成都取水水至元言雜涪水不可用取水者捍言不雜元以刀畫水云雜八升

取水者方叩頭伏云實於涪津渡覆遂以涪水八升益之咸共驚服刀成以竹筒納鐵滿中舉刀斷之應手虛落稱絕當世因曰神刀今之屈耳環者是其遺範也

桓溫征蜀猶見武侯時小史年百歲餘桓問諸葛丞相今誰與比意頗欲自矜答曰葛公在時亦不覺異自公歿後不見其比

宋御仗有諸葛孔明篇袖鎧帽二十五石弩射之不能入上以賜殷孝規

宋書

隋西蜀郡福緣寺僧淵以錦水沒溺者衆欲於
南路駕飛橋昔諸葛武侯指二江內造七星三
鐵錙長八九尺徑三尺許人號鐵鎗擬打橋柱
用訖投江須更新祠方可出水淵造新橋將行
豎柱其錙自然浮水來至橋津及橋成又自投
水

武崗有一幕官因鑿渠得一瓦枕枕之聞其中
鳴鼓起搗一更至五更次第不差旣聞雞鳴亦
至三唱而曉抵暮復然其人以爲怪乃碎之中

設機軸以應夜氣乃諸葛雞鳴枕也

成都諸葛武侯祠古栢喬柯鉅圍蟠固凌拔有
足異者杜甫嘗作歌

韋南康始生有胡僧往視之謂曰別後亡恙乎
韋氏問故答曰武侯後身也吾往與之友故不
遠而來因字之武侯

時偉按此無稽之言初無羊叔金環之證而
遂起姜女玉環之訛世之易誑久矣唐書本
傳韋臯字城武不云武侯

龍透關在嘉定州南七里世傳爲亮所立一統志
龍州武侯廟在宣慰司東百八十里初州人以
鄧艾嘗經此立廟祀之宋知州洪咨夔毀其像
更以諸葛告其民曰毋事仇讎而忘父母
臥龍山在叙州府城東北五里上有孔明祠又
有泉極清冷一統志

成都劉先主廟側有諸葛武侯祠前有大樹圍
數丈唐末漸枯王建孟知祥二僞國不復生然
亦不敢伐之宋乾德五年夏五月枯柯再生時

人異焉至皇祐初新枝聳中云枯餘竝存若虬
龍之形

諸葛井在臥龍岡上草廬前青石爲床有汲綆
渠百十道數不能真

諸葛草廬嘗有道士居住夜聞兵聲懼而移之
宣德中有司復新其廬楊士奇撰文

黃陵廟在夷陵州西黃牛峽相傳神嘗佐禹治
水有功諸葛建祠一名黃牛廟

隆中山在府城西北二十五里下有隆中書院

臥龍岡在府城西南七里起自嵩山之南綿亘數百里至此截然而住回旋如巢然草廬在其內其下平如掌卽孔明躬耕處

碁盤嶺在府城南五里相傳諸葛宴賓奕碁於此有石盤廣六尺碁痕尚存

孔明廟下號相公潭深不可測

相公山在耒陽縣東北四十里諸葛嘗駐兵於此因名

諸葛廟在石鼓山亮駐臨烝調賦以供軍實後

廟食於此宋重建張栻爲記

先主廟在府城南二里舊在惠陵右附諸葛亮廟唐杜甫詩先主武侯同閔宮 本朝洪武初合廟祀之

劔門關在劔州北境大劔山至此兩壁峭聳有隘束之路亮因立爲劔門姜維退守劔門卽此將軍池在岳池縣東五里相傳諸葛嘗駐兵於此

武侯塔在長寧縣治東諸葛建以誓蠻戎者

火烽山在中江縣東南諸葛嘗於此置烽火
蓮池在沔縣治北其畔有諸葛亮讀書亭遺址
每遇花時縣人遊翫

諸葛祠在沔縣東南八里

諸葛墓在沔縣東南十里

夔人重諸葛以人日傾城出游八陣蹟上

八陣臺在武侯廟前下瞰八陣石蹟

諸葛武侯廟在府治八陣臺下

夔州

八陣圖在定軍山下諸葛亮所作又督軍壇亦

在山下亮嘗督軍於此鄉人言每陰雨時聞有
擊鼓聲

漢中府

武侯兵書匣在定軍山上壁立萬仞非人迹可
登凡兩經其地初視匣其色淡紅後則鮮明若
更新者殆不可曉

顧璘

平谷縣耕民得一釜以涼水沃之忽自沸以之
炊飯卽熟釜下有諸葛行窩字鄉民以爲中有
寶物乃碎之其釜複層中有水火二字亦異哉
瑞應圖曰丹甌不炊而自熟玉臬不汲而常滿

近此類乎信夫孔明之才執固後世之神禹周公也世所傳划車弩雞鳴枕不一而已

升菴集

竊疑當作鐫

南陽有諸葛祠又有諸葛草廬在郡城西南七里臥龍岡上疑在漢末爲曹劉兵衝非諸葛避兵之所復閱宋人一小說曰南陽乃襄中之鄉名也水經沔水又東過山都縣東北注新野山都縣治沔水又東徑樂山北注諸葛好爲梁父吟多所登遊俗以樂山爲名沔水又東逕隆中

注孔明舊宅所謂三顧臣於草廬之中卽此地也劉弘之鎮襄命李安作宅銘此似可據

王弼州宛

委餘編

時偉按荊州自景升作牧玄德流寓時曹操方與袁氏父子相持用師幽冀者幾及數年故襄鄧無曹劉之爭而昭烈有髀肉之歎也如果爲兵衝安得長嘯登游高吟樂山耶蓋弇州亦偶未之思耳李安卽太傅掾李興王隱晉書云興一名安

梁父吟步出齊城門遙望蕩陰里里中有三墳
纍纍正相似問是誰家墓田疆古冶子力能排
南山文能絕地紀一朝被讒言二桃殺三士誰
能爲此謀國相齊晏子○舊說齊有三勇士晏
嬰讒於君饋之二桃令計功而食皆自刎

黃陵廟記僕躬耕南陽之畝遂蒙劉氏顧草廬
勢不可卻計事善之於是情好日密相拉總師
趨蜀道履黃牛因覩江山之勝亂石排空驚濤
拍岸歛巨石於江中崔嵬噴岬列作三峰平治

泮水順遵其道非神扶助於禹人力奚能致此
耶僕縱步環覽乃見江左大山壁立林麓峰巒
如畫熟視於大江重複石壁間有神像影現焉
鬚髮鬚眉冠裳宛然如彩畫者前豎一旌旗右
駐一黃犢猶有董工開導之勢古傳所載黃龍
助禹開江治水九載而功成信不誣也惜乎廟
貌廢去使人太息神有功助禹開江不事鑿斧
順濟舟航當廟食茲土僕復而興之再建其廟
貌目之曰黃牛廟以顯神工節

時偉按梁父吟義淺詞庸決非孔明自作與其所好吟者不待辨矣至二桃事殆如兒戲其不足誣景公晏子明甚平仲賢相也孔明豈不知之而信彼齊東野語乎從古迄今不聞爲平仲辨誣孔明證誤何哉黃陵廟記中亂石排空驚濤拍岸二語見東坡大江東去二語在坡詞則佳而於記爲不韻疑非孔明時渾樸語也王弼州宛委餘編曰公孫接田疆古冶子死於齊何得葬海鹽東十五里則

知今古傳訛在辨與不辨耳

上事 臣先進孟琰據武功水東司馬懿因水以二十日出騎萬人來攻琰營臣作車橋賊見橋垂成便引兵退

遠涉帖 師徒遠涉道路甚艱自及褒斜幸皆無恙使還馳此不復具

與張魯 靈仙養命猶節松霞而享身嗜味奚能尚道

與張裔 去婦不顧門委韭不入園以婦人之

性草萊之情猶有所恥想忠壯者意何所之
誠子 夫君子之行靜以脩身儉以養德非澹
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夫學須靜也才
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恬慢則
不能研精險躁則不能理性年與時馳意與歲
去遂成枯落悲歎窮廬將復何及

又 夫酒之設合禮致情適體歸性禮終而退
此和之至也主意未殫賓有餘倦可以至醉無
致迷亂

誠外甥 夫志當存高遠慕先賢絕情欲棄疑
滯使庶幾之情揭然有所存惻然有所感忍屈
伸去細碎廣咨問除嫌吝何損於美趣何患於
不濟若志不强毅意不慷慨徒碌碌滯於俗默
默束於情永竄伏於凡庸不免於下流也

張敬夫曰貞觀政要載孔明語曰吾心如秤不
能爲人作輕重此真孔明語也

楊用脩集載武侯格言曰勢利之交難以經遠
士之相知溫不增華寒不改葉貫四時而不衰

歷夷險而益固

詩經忠武書卷之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諸葛忠武書卷之十

茂苑楊時偉編次

雜述

贊

評

論

碑碣

詩賦

時偉按全書評論篇惟楊戲贊陳壽評張儼
論及袁孝尼習鑿齒諸人可爾碑銘僅劉鎮
南裴晉公二篇而劉勰又入遺事殊失倫類
詩僅少陵幾首他如崔浩薛能之謬矣呂溫
段文昌輩之庸拙亦污簡冊何也今爲刪併
總名雜述而分註其下云

楊戲贊曰忠武英高獻策江濱攀吳連蜀權我
世真受遺阿衡整武齊文敷陳德教理物移風
賢愚競心僉忘其身誕靜邦內四裔以綏屢臨
敵庭實耀其威研精大國恨於未夷

東坡三國名臣贊曰西漢之士多知謀薄於名
義東漢之士尚風節短於權略兼之者三國名
臣也而孔明巍然三代王者之佐殆未易以世

論

陳壽評曰諸葛亮之爲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

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
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
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
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
虛僞不齒終於邦域之內咸畏而愛之刑政雖
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可謂識
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矣

又定上蜀丞相亮故事曰亮少有逸羣之才英
霸之器身長八尺容貌甚偉時人異焉遭漢末

擾亂隨叔父玄避難荊州躬耕於野不求聞達
時左將軍劉備以亮有殊量乃三顧亮於草廬
之中亮深謂備雄姿傑出遂解帶寫誠厚相結
納及魏武帝南征荊州劉琮舉州委質而備失
勢衆寡無立錐之地亮時年二十七乃建奇策
身使孫權求援吳會權既宿服仰備又覩亮奇
雅甚敬重之卽遣兵三萬人以助備備得用與
武帝交戰大破其軍乘勝克捷江南悉平後備
又西取益州益州既定以亮爲軍師將軍備稱

尊號拜亮爲丞相錄尚書事及備殂沒嗣子幼
弱事無巨細亮皆專之於是外連東吳內平南
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極科
教嚴明賞罰必信無惡不懲無善不顯至於吏
不容奸人懷自厲道不拾遺疆不侵弱風化肅
然也當此之時亮之素志進欲龍驤虎視苞括
四海退欲跨陵邊疆震蕩宇宙又自以爲無身
之日則未有能蹈涉中原抗衡上國者是以用
兵不戢屢耀其武然亮才於治戎爲長奇謀爲

短理民之幹優於將略而所與對敵或值人傑
加衆寡不侔攻守異體故雖連年動衆未能有
克昔蕭何薦韓信管仲舉王子城父皆忖已之
長未能兼有故也亮之器能政理抑亦管蕭之
亞匹也而時之名將無城父韓信故使功業陵
遲大義不及耶蓋天命有歸不可以智力爭也
青龍二年春亮帥衆出武功分兵屯田爲久駐
之基其秋病卒黎庶追思以爲口實至今梁益
之民咨述亮者言猶在耳雖甘棠之詠邵公鄭

人之歌子產無以遠譬也論者或怪亮文彩不
豔而過於丁寧周至臣愚以爲咎繇大賢也周
公聖人也考之尚書咎繇之謨略而雅周公之
誥煩而悉何則咎繇與舜禹共談周公與羣下
矢誓故也亮所與言盡衆人凡士故其文指不
得及遠也然其聲教遺言皆經事綜物公誠之
心形於文墨足以知其人之意理而有補於當
世謹錄上詣著作

王士騏曰東坡謂出師二表與伊訓說命相

表裏知言哉而陳壽則先之以周公爲比其尊之亦至矣至於將略之貶非其本心以媚司馬懿耳而壽寔知武侯其所稱述亦多斟酌孔明聞之必且爲之三歎壽未爲不知也

全書小引節

袁子曰或問諸葛亮何如人也袁子曰張飛關羽與劉備俱起爪牙腹心之臣而武人也晚得諸葛亮因以爲佐相而羣臣悅服劉備足信亮足重故也及其受六尺之孤攝一國之政事凡

庸之君專權而不失禮行君事而國人不疑如此卽以爲君臣百姓之心欣戴之矣行法嚴而國人悅服用民盡其力而下不怨及其兵出入如賓行不寇芻蕘者不獵如在國中其用兵也止如山進退如風兵出之日天下震動而人心不憂亮死至今數十年國人歌思如周人之思召公也孔子曰雍也可使南面諸葛亮有焉又問諸葛亮始出隴右南安天水安定三郡人反應之若亮速進則三郡非中國之有也而亮徐

言行不進既而官兵上隴三郡復安亮無尺寸之功失此機何也袁子曰蜀兵輕銳良將少亮始出未知國中彊弱是以疑而嘗之且大會者不求近功所以不進也曰何以知其疑也袁子曰初出遲重屯營重複後轉降未進兵欲戰亮勇而能鬪三郡反而不速應此其疑徵也曰何以知其勇而能鬪也袁子曰亮之在街亭也前軍大破亮屯去數里不救官兵相接又徐行此其勇也亮之行軍安靜而堅重安靜則易動堅重

則可以進退亮法令明賞罰信士卒用命赴險而不顧此所以能鬪也曰亮帥數萬之衆其所興造若數十萬之功是其奇者也所至營壘井竈園溷藩籬障塞皆應繩墨一月之行去之如始至勞費而徒爲飾好何也袁子曰蜀人輕脫亮故堅用之曰何以明其然也袁子曰亮治實而不治名志大而所欲遠非求近速者也曰亮好治官府次舍橋梁道路此非急務何也袁子曰小國賢才少故欲其尊嚴也亮之治蜀田疇

辟倉廩實器械利畜積饒朝會不譁路無醉人夫本立故末治有餘力而後及小事此所以勸其功也曰子之論諸葛亮則有證也以亮之才而少其功何也袁子曰亮持本者也其於應變則非所長也故不敢用其短曰然則吾子美之何也袁子曰此固賢者之遠矣安可以備體責也夫能知所短而不用此賢者之大也知所短則知所長矣夫前識與言而不中亮之所不用也此吾之所謂可也

袁孝尼

吳大鴻臚張儼作默記其述佐篇論亮與司馬懿曰漢朝傾覆天下崩壞豪傑之士競希神器魏氏跨中土劉氏據益州竝稱兵海內爲世霸王諸葛司馬二相遭值際會託身盟主或收功於蜀漢或冊名於伊洛不備旣歿後嗣繼統各受保阿之任輔翼幼主不負然諾之誠亦一國之宗臣霸王之賢佐也歷前世以觀近事二相優劣可得而詳也孔明起巴蜀之地蹈一州之土方之大國其戰士人民蓋有九分之一也而

詩書
以貢贄大吳抗對北敵至使耕戰有伍刑法整
齊提步卒數萬長驅祁山慨然有飲馬河洛之
志仲達據天下十倍之地杖兼并之衆據牢城
擁精銳無禽敵之意務自保全而已使彼孔明
自來自去若此人不亡終其志意連年運思刻
日興謀則涼雍不解甲中國不釋鞍勝負之勢
亦已決矣昔子產治鄭諸侯不敢加兵蜀相其
近之矣方之司馬不亦優乎或曰兵者凶器戰
者危事也有國者不務保安境內綏靜百姓而

好開闢土地征伐天下未爲得計也諸葛丞相
誠有匡佐之才然處孤絕之地戰士不滿五萬
自可閉關守險君臣無事空勞師旅無處不征
未能進咫尺之地開帝王之基而使國內受其
荒殘西土苦其役調魏司馬懿才用兵衆未易
可輕量敵而進兵家所慎若丞相必有以策之
則未見坦然之勳若無策以裁之則非明哲之
謂海內歸向之意也余竊疑焉請問其說答曰
蓋聞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之地而有天下

皆用征伐而定之揖讓而登王位者惟舜禹而已今蜀魏爲敵戰之國勢未俱王自操備時疆弱縣殊而備猶出兵陽平禽夏侯淵羽圍襄陽將降曹仁生獲于禁當時北邊大小憂懼孟德身出南陽樂進徐晃等爲救圍不卽解故蔣子通言彼時有徙許渡河之計會國家襲取南郡羽乃解軍玄德與操智力多少士衆衆寡用兵行軍之道不可同年而語猶能暫以取勝是時又無大吳犄角之勢也今仲達之才減於孔明

當時之勢異於曩日玄德尚與抗衡孔明何以不可出軍而圖敵耶昔樂毅以弱燕之衆兼從五國之兵長驅彊齊下七十餘城今蜀漢之卒不少燕軍君臣之接信於樂毅加以國家爲唇齒之援東西相應首尾如蛇形勢重大不比於五國之兵也何憚於彼而不可哉夫兵以奇勝制敵以智土地廣狹人馬多少未可偏恃也余觀彼治國之體當時旣肅整遺教在後及其辭意懇切陳進取之圖忠謀蹇蹇義形於主雖古

詩經書
九
之管晏何以加之乎

張裔傳曰公賞不遺遠罰不阿近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勢免此賢愚之所以僉忘其身者也

漢晉春秋曰樊建爲給事中晉武帝問諸葛亮之治國建對曰聞惡必改而不矜過賞罰之信足感神明帝曰善哉使我得此人以自輔豈有今日之勞乎

劉義慶世說曰諸葛瑾弟亮及從弟誕並有盛名各在一國于時以爲蜀得其龍吳得其虎魏得其狗誕在魏與夏侯玄齊名瑾在吳吳朝服其弘量

弇州續稿曰孔明與子瑜爲親昆季而公休則從弟也孔明爲漢丞相秉國子瑜至大將軍亦參預吳大政而公休仕魏至司空各以身分事三國而不相猜又皆三公也又皆自致功名封徹侯而公休獨不終卽世說所載蜀得其龍吳得其虎魏得其狗而公休之望

實俱下下矣第考其行事恐公休亦不分爲
狗也在洛下與夏侯太初齊名爲吏部郎中
丞尚書皆有望實出鎮壽春使一方肅戢及
敗死而麾下數百人無一降敵者且曰爲諸
葛公死不恨此豈常人所能及哉抑不但公
休而已也卽子瑜之子元遜其材亦孔明流
亞也識度故不及耳元遜事事效孔明孔明
相幼主則亦相幼主孔明伐魏則亦伐魏孔
明斬馬謖則亦斬朱異孔明責李嚴則亦責

孫嘿循跡而效之此其所以愈速禍也且夫
山越之收何下於孟獲之禽而淮南之勝亦
有光於祁山之捷其所以人情相徑庭後事
遂霄壤者孔明密元遜疎孔明靜元遜躁孔
明遂而順元遜遂而踞孔明嚴而仁元遜嚴
而刻耳嗟乎孔明之忠漢也與子瑜之忠吳
也思遠之繼孔明而死忠也尚之死孝也壽
知之亦能言之公休之忠魏也壽不知之矣
後世尚能知之而元遜之忠吳也後世亦不

知嗚呼壽不唯不知也而列公休於鍾會列
元遜於孫峻孫琳不亦冤哉

習鑿齒曰昔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而無
怨言聖人以爲難諸葛亮之使廖立垂泣李平
致死豈徒無怨言而已哉夫水至平而邪者取
法鏡至明而醜者亡怒水鏡之所以能窮而無
怨者以其無私也水鏡無私猶以免謗况大人
君子懷樂生之心流矜恕之德法行於不可不
用刑加乎自犯之罪爵之而非私誅之而不怒

天下有不服者乎諸葛亮於是可謂能用刑矣
自秦漢以來未之有也

蜀記曰晉永興中鎮南將軍劉弘至隆中觀亮
故宅立碣表閭命太傅掾犍爲李興爲文曰天
子命我於沔之陽聽鼓鞀而永思庶先哲之遺
光登隆山以遠望軾諸葛之故鄉蓋神物應機
大器無方通人靡滯大德不常故谷風發而騶
虞嘯雲雷升而潛鱗驤擊解褐於三聘尼得招
而褰裳管豹變於受命貢感激以回莊異徐生

之摘寶釋臥龍於深藏偉劉氏之傾蓋嘉吾子
之周行夫有知己之主則有竭命之良固所以
三分我漢鼎跨帶我邊荒抗衡我北面馳驅我
魏疆者也英哉吾子獨含天靈豈神之祇豈人
之精何思之深何德之清異世通夢恨不同生
推子八陣不在孫吳木牛之奇則亦般模神弩
之功一何微妙千井齊甃又何秘要昔在顛天
有名無迹孰若吾儕良籌妙畫臧文旣沒以言
見稱又未若子言行竝徵夷吾反玷樂毅不終

奚比於爾明哲守冲臨終受寄讓過許由負宸
衽事民言不流刑中於鄭教美於魯蜀民知恥
河渭安堵匪臬則伊寧彼管晏豈徒聖宣慷慨
屢歎昔爾之隱卜惟此宅仁智所處能無規廓
日居月諸時殞其夕誰能不歿貴有遺格惟子
之勳移風來世詠歌餘典懦夫將厲遐哉邈矣
厥規卓矣凡若吾子難可究已疇昔之乖萬里
殊塗今我來思覲爾故墟漢高歸魂于豐沛太
公五世而反周想翹翹以髣髴冀影響之有餘

魂而有靈豈其識諸

裴晉公蜀丞相祠堂碑銘曰度嘗讀舊史詳求
往哲或秉事君之節無開國之才得立身之道
無治人之術四者備矣兼而行之則蜀丞相諸
葛公其人也公本系在簡策大名在天地不復
以云當漢祚衰陵人心競逐取威定霸者求賢
如不及藏器在身者擇主而後動公是時也躬
耕南陽自比管樂我未從虎時稱臥龍詩曰潛
雖伏矣亦孔之昭荊州 與元直神交泊乎

三顧而許以馳驅一言而定其機勢於是翼扶
劉氏纘承舊服結吳抗魏擁蜀稱漢刑政達於
荒外道化行乎域中誰謂阻深殷爲疆國誰謂
遑脆勵爲勁兵則知地無常形人無常性自我
而作若金在鎔故九州之地魏有其七我無其
一由僻陋而啓雄圖出封疆以延大敵財用足
而不曰浚我以生干戈動而不曰殘人以逞其
底定南方也不以力制而取其心服震懾諸夏
也不敢角其勝負而止候其存亡法加於人也

雖從死而無怨德及於人也雖奕葉而見思此所謂精義入神自誠而明者矣若其人存其政舉則四海可平五服可傾而陳壽之評未極其能事崔浩之說又詰其成功此皆以變詐之略論節制之師以進取之方語化成之道不其謬歟夫委棄荊州不能遂有三郡此乃務增德以吞宇宙不黷武以爭尋常及出斜谷據武功分兵屯田謀久駐之計與敵對壘待可勝之期幾乎居人如適虛邑彼則喪氣我方養威若天假

之年則繼大漢之祀成先主之志不難矣且權傾一國聲震八紘上下無異辭始終無愧色苟非運膺五百道冠生知曷以臻於此乎故玄德知人之明者倚仗曰魚之有水仲達姦人之雄者嗟稱曰天下奇才度每迹其行事度其遠心願奮短札以排羣議而文字蚩鄙志願未果元和三年冬十月聖上以西南奧區寇亂餘孽罷毗未息汚俗未清輟我股肱爲之父母乃詔相國臨淮公由秉鈞之重承推轂之寄戎軒乃降

藩服乃理將明帝道陬落綏懷溥暢仁風閭閻
滋殖府中無畱事宇下無棄才人知嚮方我有
餘地則諸葛公在昔之治與相國當今之政異
代而同塵矣度謬以庸薄獲叅管記隨旌旄而
爰止望祠宇而修謁有儀可象以赫厥靈雖微
烈不忘而碑表未立古者或拳拳一善哉或師
長一城尚流斯文以示來裔況如在之歎終古
不紀其可闕乎乃刻貞石庶此都之人存必拜
之感云爾銘曰 昔在先主思啓疆宇擾攘靡

依英雄無輔爰得武侯先定蜀土道德城池禮
義干櫓煦物如春化人如神勞而不怨用之有
倫柔服蠻落鋪敷渭濱攝跡畏威雜居懷仁中
原旣食不測不克以待可勝允臻其極天未悔
禍公命不果漢祚其亡將星中墮反旗鳴鼓猶
走司馬死而可作當小天下尚父作周阿衡佐
商兼齊管晏總漢蕭張易代而生易地而理遭
遇豐約亦皆然矣嗚虘奇謀奮發美志天遏吁
嗟嚴立咸受謫罰聞之痛之或泣或絕甘棠勿

剪駢邑斯奪絲是而言殊途共轍本於忠恕孰
不感悅苟非誠慤徒云固結古栢森森遺廟沈
沈不殄禋祀以迄于今靡不駭奔若有照臨蜀
國之風蜀人之心錦江清波玉壘峻岑入海際
天知公德音

杜少陵謁先主廟詩 慘澹風雲會乘時各有
人力侔分社稷志屈偃經綸復漢留長策中原
仗老臣雜耕心未已歐血事酸辛霸氣西南歇
雄圖曆數屯錦江元過楚劔閣復通秦舊俗存

祠廟空山泣鬼神虛簷交鳥道枯木半龍鱗竹
送清溪月苔移玉座春閭閻兒女換歌舞歲時
新絕域歸舟遠荒城繫馬頻如何對搖落况乃
久風塵孰與關張竝功臨耿鄧清應天才不小
得士契無鄰遲暮堪帷幄飄零且釣緡向來憂
國淚寂寞灑衣巾

又諸葛廟詩 久遊巴子國屢入武侯祠竹日
斜虛寢溪風滿薄帷君臣當共濟賢聖亦同時
翊戴歸先主并吞更出師蟲蛇穿畫壁巫覡醉

詩書
蛛絲欲憶吟梁父躬耕起未遲

又武侯廟 遺廟丹青落空山草木長猶聞辭
後主不復臥南陽

又八陣圖 功蓋三分國名成八陣圖江流石
不轉遺恨失吞吳

東坡志林曰僕嘗夢見人云是杜子美謂僕
曰世人多誤會余八陣圖詩以謂先主武侯
欲與關羽復讎故恨不能滅吳非也我意本
謂吳蜀唇齒之圖不當相圖晉之所以能取

蜀者以蜀有吞吳之意此爲恨爾此理甚長
子美死僅四百年而猶不忘詩區區自別其
意真書生習氣耶

又古栢行 孔明廟前有老栢柯如青桐根如
石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君臣已
與時際會樹木猶爲人愛惜雲來氣接巫峽長
月出寒通雪山白憶昨路遶錦亭東先主武侯
同閱宮崔嵬枝幹郊原古窈窕丹青戶牖空落
落盤踞雖得地冥冥孤高多烈風扶持自是神

明力正直元因造化功大厦如傾要梁棟萬牛
迴首丘山重不露文章世已驚未辭剪伐誰能
送苦心豈免容螻蟻香葉終經宿鸞鳳志士幽
人莫怨嗟古來材大難爲用

又蜀相 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
映階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三顧頻繁
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出師未捷身先死長
使英雄淚滿襟

又咏懷古跡二首 蜀主窺吳幸三峽崩年亦

在永安宮翠華想像空山裏玉殿虛無野寺中
古廟杉松巢水鶴歲時伏臘走村翁武侯祠屋
長鄰近一體君臣祭祀同

又 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遺像肅清高三分
割據紆籌策萬古雲霄一羽毛伯仲之間見伊
呂指揮若定失蕭曹運移漢祚終難復志決身
殲軍務勞

東坡八陣圖詩 平沙何茫茫髮髯見石絕縱
橫滿江上歲歲沙水齧孔明死已久誰復辨行

列神兵非學到自古不畱訣至人心已悟後世
徒妄說節

揭奚斯詩 八陣通神明二表貫穹蒼天運有
隆替吾君自虞唐煌煌十萬師聲威搖八荒大
星隕渭南萬古一悲傷但使漢賊分安有終不

亡節

楊鐵厓八陣圖賦 遐哉邈乎蠶叢故墟劔閣
崢嶸兮石棧縈紆車不得而運兮馬不得以驅
非王業之所基兮徒抗險乎中都帝中山之苗

裔兮迺猶厄此斗隅黃星射乎宋野兮強獬狴
乎江之東偉伏龍之感激兮起左顧乎隆中允
識時之俊傑兮藐餘子於一空圖八陣以用武
兮必先天而獨得六十四之成筭兮本馬圖之
全畫三十二之岐分兮妙陰陽之互宅天地衝
軸兮風雲盤辟龍飛鳥逝兮蛇蟠虎翼撓之無
跡兮運之無方進退不愆兮出沒靡常奇不失
於正正兮怪不越於堂堂伏至動於至靜兮寓
能柔於能剛喻以常山之蛇勢兮曾未測其望

洋巴之水兮砮崖折壁峽之濤兮風霆礚礚彼
箕張而翼布兮曾不轉其魄石非神物之陰衛
兮孰萬夫之捍力想貔貅之對壘兮指白羽之
一麾運縱擒於掌握兮筭不出於八奇賊之望
而走兮甘巾幘之受雌按渭濱之所屯兮實鼎
國之王師自風后之有圖兮肆獯蚩之赫伐逮
尚父之六殺兮佐牧野之黃鉞孫吳馬之剽掠
兮徒生靈之肉血鄙敗事於腐儒兮彼譙生其
又何法茲八陣之猶覺兮軼軒皇與天老日流

馬與木牛兮又神機之所造歟中營之告變兮
哀夫人之奪蚤訖黃芒以當天兮掩炎精之皜
皜嗚呼西望岷峨兮南泝錦江山川相繆兮地
老天荒歌梁父兮醜吾觴招謫仙兮呼子長訪
魚復之砂磧兮弔新都之戰場雖武無用於今
之時兮亦以發吾文之氣剛

是書既竣客有卒業而笑云忠武書盡於此
哉文中子曰諸葛亮而無死禮樂其有興乎
子亦遺之何也時偉蹶然而起曰吾誤矣遂

因而思宋儒諸先生評論無一載焉者卽微
客言自知其善忘而多遺也客曰夫一人之
見不足以盡一書一書之紀不足以備千古
又奚疑焉時偉曰竊觀宋儒諸先生咸不以
文中子之言許孔明敢問何說也客曰名不
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而禮樂不興
孔明之言曰漢賊不兩立名正言順何事不
成揖讓征誅何所不備而刑罰之中至有感
泣而發病者唐虞三代之規模高光二祖之

締構蓋至孔明而略無遺憾焉舍此而別求
所謂禮樂此則後世之禮樂而決非堯舜周
孔之禮樂也且孔明正名於蜀亦猶夫子正
名於衛其雍容禮樂亡論已卽身死敵庭子
若孫死戰地慷慨從容竟與天地同其和節
彼南渡之宋迺至不可名言而禮固已壞矣
而樂固已崩矣而方且釋干戈以譚禮樂又
且外干戈以求禮樂然則蜀未嘗亡而宋未
嘗存也爲宋計者惟有君死苦塊臣死金革

如岳武穆之壯心怒髮直擣黃龍府而後已
設不幸而斬焉滅亡不猶愈於奄然覲然偏
安百年之爲多辱乎哉曰孔明鵬舉必能殲
魏擣金乎曰未可知也司馬懿之善守宗弼
之善謀非一時足制其死命者而孔明鵬舉
皆孤忠獨運協贊者少若夫營星告墜誣獄
沈寃雖天不助順而要亦未必非所以善二
侯之終也客退而憶其言若有可思者併錄
之以自志遺忘之儆 時己未六月望酷暑

日羸孫記於瓜牛廬中

諸葛忠武書卷之十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清室書

三